



诸佳著

看那一折江湖好戏，
江湖事件簿

GO

经典漫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事件簿 / 诸佳著; 王意, 杨颖红绘.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66-8051-1

I. 江... II. ①诸... ②王... ③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420 号

江湖事件簿

JIANGHU SHIJIANBU

诸 佳 著 王 意 杨颖红 绘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子
责任校对: 郑 葱
装帧设计: 王 意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双安电脑分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7 字数: 107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正文

第一回	迷藏	001
第二回	月神妃	020
第三回	蝴蝶骨	048

番外篇

风行列传文双生·漫画社	095
-------------	-----

创作手记

看那一折江湖好戏	107
----------	-----



第一回 迷藏

听说，侠以武犯禁。

我们的故事源自于一个流沙般写意而磅礴的江湖。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着风生水起的武艺和灿若桃花的红尘。

那么，你会留下来吗？

——在这个现代的无尽传奇里……

春末的天气绵软舒适，柳叶风吹拂衣角，有着想让人背起行囊去流浪的好心情。

在一间绿荫掩映下的老式武馆里，一堆穿着白色道服的男人正在挥汗如雨地练习空手道。

“嘿！喝！”在汗水和劈砖中度过珍贵的青春，人生才不虚此行啊！

“砰——！”

紧闭的大门突然被踢开了。

“谁？干什么？！”

竟敢有人这样对待他们神圣武馆的大门，找死啊！

午后的金色阳光从闯入者的背后射来，他们眯起眼睛，听到了一个少女的声音：“踢馆！”

“好大的胆子啊！”

一个身高两米以上、外型直逼哥斯拉的壮汉分开众人，走了上来。

“我就是这里的馆主！小丫头，你是谁？”

少女的身高只有他的一半，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她笑嘻嘻地甩了甩黑亮的马尾辫，仰头打量了一下壮汉，就开始自我介绍：“嘿，你们好！我是言飞雨，有人看你们很不顺眼哦！委托我来你们这里踢馆！”

突然，她拿出一张照片，比着壮汉馆主看了又看：“你说你是馆主？这上面明明是个纤弱美少年！根本就不像啊！你这里有几个馆主？”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一把拿过照片，瞟了一眼后羞涩地笑了，“哎呀，这是人家的艺术照啊！艺术和现实之间总是允许存在小小的差异嘛……”

言飞雨顿时一脸黑线，仿佛一个气球被放了气：“小小差异？呃，我好像误会了，不是美少年我没有兴趣……”

“是吗？我可是好像听到你说要踢馆的嘛！”壮汉瞬间又换了一副狰狞的表情，“那好啊，就来过过招吧！”

只听“砰”的一声，他向后一掌劈碎了一块比切菜板还厚实的木板（木板由弟子甲事先放好）。

骄傲地抹了一把汗水，他大喝一声：“关大门！”

“师傅，门已经被踢破了呀！”弟子乙在旁边友情提醒。

“是呀是呀！”言飞雨唯恐天下不乱地附和着。她忽然收起笑容，转身一脚踢在一个巨大的沙袋上，只见这个一百多公斤重的沙袋就像秋千一样轻飘飘地荡了开去。

言飞雨眨了眨眼，可爱的笑容挂在脸上，她大声发问：“谁第一个来？”

一栋漂亮的小洋房里，日光明媚的观景阳台上，一个身材高挑的长发美人正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沙滩椅上晒太阳，一袭深红的高开叉旗袍露出修长的玉腿，手里缓缓晃着一把巨大的缀满了白色绒毛的木兰扇，惬意无比。

她拿起一杯饮料，啜了一口，感慨：“好安静啊！”

“师傅！”一声暴喝吓得她捏碎了玻璃杯，只见方才踢馆的少女黑着眼

圈出现在她的面前。

“言飞雨你懂不懂尊师重道啊！”旗袍美人发火了，“为师堂堂江湖第一美女，刚才差点被你害得破相啦！”

“你破相怎么啦？我还差点送命呢！”言飞雨把照片摔在师傅的脸上，她正在气头上，有一大堆要控诉的事呢。

“看你给我的什么破资料，人家馆主明明是个两米高的壮汉，骗我是什么美少年，害我连家伙也没带就去踢馆了，差点就被灭在里面啦！”

“但你还是赢了，不是吗？”言师傅妖媚地笑了，“好徒儿，别气了，为师刚接下了一个新的委托。北方‘羽镜山庄’的主人要找一个叫何小斋的男孩子。十六岁，美少年哦！”她递过一张照片，并重重地强调了最后几个字。

“谁知道是不是又长得像贵花田那样的……”言飞雨嘀咕着，突然她的瞳孔瞬间放大了，“哦！好漂亮！好漂亮！！”

照片里的少年不过是张普通的生活照，从两眼远离镜头的迹象推理来看，没准还是偷拍的。可是，这就是倾城倾国啊！柔软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那眼神中一点寂寞而忧郁的流露……言飞雨简直打从心底涌上一股想把这小子卖到泰国去的冲动。

“怎么样？”师傅得意扬扬地摇着木兰扇，笑道，“为师什么时候骗过你？再说这 CASE 可轻松了，已经有内线举报这家伙就藏身在一所叫做‘风行私立中等学园’的高中部。你只要明天到这所学校里去把他找出来就行啦！好不好，小雨？”

“小雨”正沉迷于照片上的美色，毫不怀疑那把毛茸茸的大扇子下，师傅一直咧到耳朵边的有如上弦月般的诡笑。

“干吗要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去。”

言飞雨出了师傅的家门就兴冲冲地往风行学园赶去。为了提升速度，她还特意穿了双直排轮溜冰鞋，一路上如芭蕾舞般滑向那所马上会看见美少年的学校，因为她坚信进了风行就能在十秒钟内找到何小斋。

二十分钟后，言飞雨在风行的门口被值勤生狠命地拦了下来。

“同学，你这样是不可以进我们学校的！溜冰鞋不可以穿进学校！”值勤生努力地对穿着直排轮的言飞雨解释校规。

“怎么不可以啦？”言飞雨火冒三丈，把脚举起来给他看上面的轱辘，“这是交通工具呀！你有什么资格歧视它啊？”她在值勤生的胸口推了一把，顿时便借力倒着滑进了校园。

身着“风行”紫色制服的学生们不停地从言飞雨的身后掠过，让她感觉自己仿佛一条逆流而上的鱼。

校长室在哪儿？应该去找校长配合一下，这样找起那个何小斋就顺利多了。她四面张望着，突然她的肩膀被人一把抓住，而正在前进的轮子却没有停下来！顿时，她一个后空翻三百六十度倒栽了过去。总算她江湖战斗经验极其丰富，临危不乱，在原地空翻了一圈以后，平安落地。虽然姿势难看了点，反正也不参加奥运会嘛。

脚一沾地，言飞雨便对抓她肩膀的人大骂：“神经病！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啊！”

这是一个高大的男孩子，戴着细边的无色眼镜，身上的制服镶着普通学生没有的浅紫色边条。在他的胸口，别着一枚徽章，刻着“学生会”三字。

“你是谁？”言飞雨警觉地看着他。能够将她一把抓住，这身手可不简单啊！

“我是风行的学生会会长——辛问海。我没见过你，转学生？”男孩的声音很低沉，颇有领导之风。

“和你没关系。”言飞雨懒得啰嗦，径直朝校门外滑去。多年混江湖的直觉告诉她，眼前这种行为沉稳的好孩子多半是难缠鬼。

“不许走，风行校规规定，任何要出学校大门的人必须能够熟练地背出《风行校规一百三十六条》。”他微笑着告诉外来者。

“什么破规矩？”言飞雨迷惑地看着他，莫非真是精神病患者？听说好一点的学校就盛产这个，可怜啊，学业压力太大了什么鸟都有。

她充满同情地望着这个什么会长，挥了挥手：“保重！”她从辛问海的身边向校门滑过去。

突然，言飞雨的左手臂被辛问海一把拽住，她一下失去了平衡，没等她转身反击，辛问海的右腿已经有力地在她脚下扫过。穿着直排轮的言飞雨在扫堂腿的攻击下如箭一般飞了出去，倒在数米远的草地上。

“喂，你没事吧？”一个温柔的女孩声音从她眩晕的头顶上方传来。

从躺在地上的言飞雨的角度来看，这个女孩子身材纤瘦，显得高挑。她戴着眼镜，长长的黑发在春天的微风中飘动，因为逆光，她的长相看得并不是很清楚。她弯下腰，对言飞雨伸出手：“我扶你起来。”

言飞雨伸出手给她握住，正要借把力爬起来。谁料这个女孩子竟然手无缚鸡之力。她一只手不够，又加上另外一只一起握住言飞雨的手腕，很辛苦地向上拉扯，娇喘吁吁：“嗨哟，好重哦！”

言飞雨惊愕地看着这个娇小姐，她是地里的萝卜吗？要这样“拔”？

辛问海走了过来，温柔地说道：“端木静，你休息一下吧，我来就好了。”他抓住言飞雨的手腕，仿佛提行李一样把她拎了起来，丝毫没有刚才对端木静说话时的怜香惜玉。

言飞雨鄙夷地看着这两个人，唉，凭你怎么牛的男孩子碰到端木静这种娇弱女子，就自动将百炼钢化成绕指柔啦。

“喂，两位，我可以走了吗？”言飞雨不耐烦地问。生平最怕扮纯情的人了，谁知道端木静在背地里是不是那种空手就可以把苹果掰成两半的野蛮女人呢？

“不可以！”

回答她的时候，辛问海立马又变身成铁面包青天了，他严肃地扔过一本薄薄的册子，说道：“凡是走进风行大门的人，都只有背出了我们的校规以后，才能离开。”

言飞雨匆匆一翻，整整三十页啊！她吓得连来这干什么都忘了，只听到耳边又传来辛问海恶魔般的声音：“这个是目录，具体内容自己去图书馆找！在背出来以前，你就先在我们学校安营扎寨吧！”

端木静婀娜地走过来，对言飞雨说道：“没办法，同学，这就是我们学校铁的纪律呢！人家到现在也没有背出来过，辛会长从来都不肯给人家

放水，害得人家连去巴黎 SHOPPING 也不行呢！”

言飞雨强忍恶心，猛然间，她意识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现实：她被这所学校困住了！

她慌忙拦住辛问海，向他展望这个恐怖的未来：“我晚上怎么办？搭帐篷吗？吃饭免不免费？我没带钱啊！”

“这是你自己的事。”辛问海看着天上的流云，岿然不动。

“你！……”要不是和这家伙的功力有差距，言飞雨真想把他吊到风行的大门上去暴打一顿。

“人家有一个办法哦！”端木静笑眯眯地说，“昨天不是有个女孩子刚转学过来吗？她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也蛮浪费的，不如让这位小姐今晚和她挤一下好了。辛会长，好不好？”

辛问海看着端木静甜美的笑容，沉默了几秒，终于点头：“好吧。”

宿舍离教学楼并不远，修建得雕梁画栋，异常豪华。有钱人就是手笔大啊！言飞雨啧啧赞叹，按照辛问海给她的宿舍号码找到了今晚的房间。

她站在门口，先敲了敲，里面传来一个女孩子清脆的声音：“来了！”

门开了，一个非常秀丽的女孩子站在言飞雨的面前，问：“什么事？”

“呃，我叫言飞雨，那个……那个……”言飞雨轻咳了两声，又轻咳了两声，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这个求宿之意。

“回不去了是吧？”这女孩把她上下一打量，料事如神地笑了，“进来吧，我叫绿烟！”

“聪明！”言飞雨一拍大腿，忽然又说，“你这名字好耳熟啊，我见过你吗？”

绿烟一耸肩膀，表示没有印象。她看看手表，说道：“我还有点事要出去一下，你自己先换个鞋，在这里休息吧。”她行动迅速，说完便带上门离开了。

言飞雨坐在椅子上环顾这个房间：两张单人床，两个写字台，一切家具都是双份，和这个学校的制服是相配套的浅紫色。给人舒适而整洁的感觉，是一个标准的双人学生宿舍。

她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要怎么开始找呢？眼下最关键的是应该从这里出去啊！她拿手机拨通了师傅的号码，响了好久才有人接。

“干吗？我忙着呢！”师傅的声音显然不耐烦。言飞雨抢在她要挂掉之前赶快说：“师傅你快来救我啊！我被关在‘风行’里出不去啦！”

“哦？”师傅仿佛意外了一下，她懒洋洋地问，“那何小斋呢？你找到了吗？”

“没有啊，你先来救我出去啊！”

“没找到？你要出来干什么！”没有良心的师傅大骂有辱使命的徒弟，“我们都收了人家的委托金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好了，不说了，我马上要去马尔代夫度假，已经在机场了！拜拜！”

那边厢，手机就这么挂断了。

言飞雨呆了三十秒才回过神来，师傅拿着委托金去马尔代夫的阳光海滩享受，让她在这里做牛做马！还有那种叫天理的东西吗？她正要再打过去回骂师傅，突然发现手机已经因为没有电而罢工了。这下，残酷的现实又递进了一层——她没有带充电器，没有带钱，怎么办？

只好先等绿烟回来找她借点钱用了，可绿烟一出去就没有回来过。等到晚上，言飞雨实在熬不住了，她偷偷溜出宿舍，往白天好像瞄到一眼的餐厅找去。

饥饿的直觉果然精确无比，言飞雨一下子就摸到了餐厅的厨房。先随便来点什么填饱肚子吧，她不敢开灯，就在黑暗中摸索。小时候被师傅用狼牙棒逼着练的夜视功夫倒是在此刻派上了用场。

突然，她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影在动。她一下停住了脚步，那个人影也停住了，显然也发现了她。到底做贼心虚，言飞雨在黑暗中摸到一柄平底锅就朝对方敲去，想打晕了后乘机溜走。孰料对方非常敏捷，头一偏就闪了过去。

言飞雨一击不中，那人抄起了一个锅铲当短剑刺了过来。言飞雨刚想用平底锅去挡，突然想到现在根本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否则肯定被当成窃

贼抓起来，第二天就五花大绑拉到主席台上开批斗大会啦！

已经伸出去的锅又收了回来，锅铲一下打到了她的胸口，她痛得要命，向后一个空翻，落下的时候双手先着地，然后再放下脚，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

言飞雨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在心里浮起一个怀疑：那一“剑”刺过来的招式好熟，她肯定在哪里见过！

还没等她想出来，那个人又换了把更大的长柄汤勺，像红缨枪一样再次捅了过来。言飞雨猛的往后弯腰躲避，险些把身体拗成两半。这一招更眼熟了，是什么时候见过？去年？前年？

记忆乱哄哄地朝更早的时代流去。

“绿毛龟！”言飞雨的脑海中跳出这么一个外号，她叫了出来。

“轰”的一声，一簇火光照亮了厨房。

是那个人点燃了煤气灶上的火。跳动的火苗旁，站着言飞雨的室友——绿烟。

“你是阿言？那个专门接受委托的言飞雨？”她试探地喊了一声。

“是我，”言飞雨答道，“好久不见了。”

真叫冤家路窄，两人面面相觑。在这里也能碰上几百年没见的青梅竹马。

“你来风行干吗？”绿烟疑惑地问言飞雨。

“找人，你呢？”

“我也是，我师妹失踪了，有人说在这看见过她，我就来了。”绿烟拍拍言飞雨的肩膀，一声叹息，“结果就出不去了，结果就碰上了你这个讨厌鬼。”

“孽缘啊！”言飞雨拼命地点头表示同意，“基本上我和你一样，只不过我是被人委托来找个男孩子。你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绿烟答得很无奈，“而且没有钱，没有食物，没有救兵……”

“我也是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啊，言飞雨激动得都快哭了，恨恨地控

诉，“这所风行学园到底是什么黑山老妖办的啊，这么变态！我要上教育局告他们去！特别是那个辛问海！”

“先别管这些，好像有保安来了，我们快走！”绿烟拉着言飞雨离开了厨房，两人一无所获地又回到了宿舍。

这一夜剩下的时间就在饥肠辘辘和互相埋怨中过去，直到快天亮的时候，她们才在对肉饼炖蛋和墨鱼大烤的憧憬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言飞雨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阳光已经灿烂得简直可以直接拿来做东北烧烤。

她咂咂嘴，坐了起来。

“好饿……”言飞雨的肚子瘪得像漏了水的热水袋。

“喂，有什么吃的吗？”她有气无力地问正在整装待发的绿烟。

“没有。”绿烟极为干脆地回答。

“那你干吗还穿体操服，知不知道现在去上体育课有多消耗卡路里啊？”言飞雨瞪着一身韵律操服，活像在COS猫眼三姐妹的室友。绿烟没说话，把制服往身上一披，飘然出屋。

言飞雨一愣，继而恍然大悟，继而诡笑——原来绿毛龟早有安排啊！跟上跟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学生餐厅里，一个长发的美少女坐在窗边，忧郁地看着餐盒里的饭菜。

“唉……好肥的肉，害人家一点食欲也没有……”她幽幽叹息，望向窗外。只见玻璃上映出了一张挤压变形口水横流的脸。那是饥饿的言飞雨趴在玻璃窗上，正准备用意念吃掉饭盒里的食物。

“啊啊啊啊啊……”美少女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尖叫。

“都怪你啦，打草惊蛇！”离餐厅不远的一棵树上，绿烟和言飞雨像伊贺忍者似的蹲在茂密的树枝上。绿烟埋怨着还在遥望那个饭盒的言飞雨，恨不能把她一脚踹下树去。

“这下好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餐厅有不明变态物啦！还怎么去抢吃的？”

言飞雨自知理亏，赔着笑脸：“放心吧，我有办法，决不会辜负女侠您这身飒爽英姿的！”

“你有什么办法？”绿烟横了她一眼。

言飞雨贼兮兮地笑：“跟我来。”

风行的园林里，到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幽静的小水池边，一个秀丽的美少年拿着一袋高级鱼虫走到岸边，轻声呼唤：“青霞、曼玉、柏芝、依琳……吃饭咯，有没有乖乖的啊？”

回答他的是一排整齐陈列如恐龙化石的鱼骨，还有一堆刚刚熄灭的篝火。

“啊啊啊啊啊……”美少年痛失宠物，撕心裂肺地惨叫。

一片小树林的深处，绿烟正对着篝火上一排烤鱼的残骸哭笑不得：“你的好办法就是自己抓鱼，自己烧烤啊！你倒是挺会野外生存的嘛！”

言飞雨抹着嘴，说：“那你还想怎么样？那鱼养得那么肥，也不跳个火圈什么的娱乐一下大众，还不如给咱们填肚子呢。”

绿烟沉吟了一下，说道：“抓鱼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主意。”

转眼又是晚餐时间了。饿肚子的时候，只会以每顿饭的间隔来计算时光的流逝。

经过了中午的恐怖事件，餐厅里冷清了很多。一个胖男生晃悠悠地捧了个三层饭盒，艰难地走到了座位。

“呼！”一记破空之声，一张卡片飞过来插在了他的饭盒上。

“什么东西？”他吓了一跳。四周好像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天外来客，他悄悄拔下来一看，上面写着几行字：“我好喜欢你捧着饭盒时矫健的英姿哦！请你见信后马上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来，我等你。PS：要带着饭盒啊！”

落款是“小甜甜”。

情书！胖男生激动得手都抖了：“我来了！小甜甜！”他一个箭步冲出室外，豪华的三层饭盒如李天王的宝塔般稳稳托在他的手上，以破百米记录的速度往小树林冲去。

“小甜甜，你在哪儿？”他焦急地四处张望。突然，一阵劲风从背后袭来，他两眼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果然好办法！”言飞雨大口吃着饭盒里的美味佳肴，赞不绝口。

“吃寿司啊，不愧是贵族学校呢！”绿烟拿起一块，送进嘴里。突然，她警觉地抬起头，辛问海带着手下出现了。

“现行犯啊！”辛问海冷冷一笑，打了个响指。只见他的身后突然像捅过的马蜂窝一样，乱哄哄钻出了一大帮穿着风行校服的男生。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弓和箭，辛问海右手一挥，这批家臣们立刻对着言飞雨和绿烟放出了利箭。

“快走！”

语音未落，绿烟消失得好快。

言飞雨慌乱中将豪华饭盒的盖子举起来一挡，顿时“嗖嗖嗖”三支箭插在了盖子上，准确有力，吓出了她一身冷汗。

“出人命啦！”言飞雨愤怒地惊叫，扔下盖子就跑，还不忘对辛问海做个鬼脸，“吃几口饭而已啊，米又不是你种的！小气鬼！”

“怎么办？”手下请示下一步战略，辛问海胸有成竹地说，“没事的，她们走不远。大家包抄过去，一网打尽！”

言飞雨拼命地跑，有几次箭就擦着她的耳朵飞过。

“变态！”她在心里咒骂，绿烟这个滑头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根本就没有半点江湖义气。忽然间一抬头，一栋肃穆的大楼出现在她眼前。

“图书馆？”她来不及多想，几个纵身，从树上直接跳进了四楼的窗户。这一层是古籍资料，平时几乎没有人进来，应该是个非常安全的藏身所在。言飞雨心中一动，何小斋会不会就藏在这里呢？刚冒出这个念头，

她突然听到一排书架后有轻微的书页翻动的声音。

莫非……她心狂跳起来，悄悄地探头看过去，只见一排排巨大的书架下面，隐隐露出了一个女孩子，正专心地看着一本厚书。

一轮新升的月亮在窗口的树梢边浮起，月光下，言飞雨看清楚这个女孩正是端木静。

她慢慢地看着书上的每一行字，沉浸在书中描绘的世界。美丽的脸庞上，淡淡镀着一层月光的清辉，寂寞而专注，思索而享受……

言飞雨震惊地看着，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表里变化这么大，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如此全身心投入地读一本喜爱的书。她不敢大声地呼吸，怕惊扰了端木静。她悄悄地转身，想从另一个出口离开。

突然，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立在不远处一排书架的边上。

辛问海！

言飞雨险些叫出来，好不容易吸了一口气忍住了。他什么时候追到这儿来的？她已经被发现了吗？想到这，她全身都紧张起来，立刻进入了备战状态。

可是辛问海的关注点好像并不是她。言飞雨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那一排排暗淡的书架深处，月光隐约地笼罩着一个纤细的身影。

是端木静。

“原来辛问海他……”言飞雨恍然大悟。

真是一个天赐的逃走机会。原来辛问海这小子也有思凡的这一天啊！她屏住声音，在书架的掩护下一点点溜了出去。

绿烟到哪去了？她忽然想起还有这么一个朋友，该不是已经被抓了吧？她虽对我不仁，我可不能对她不义啊！言飞雨循着记忆中绿烟消失的方向追过去，果不其然，没多久她就在操场边发现了辛问海手下那帮家臣的踪迹。

绿毛龟这个笨蛋，聪明了一世，这种时候跑到那么空旷的地方去干什么？言飞雨恨铁不成钢地向操场跑去。那群辛问海的手下正成围猎之势缩小着包围圈，手中的箭齐齐瞄准着绿烟。她在包围圈的正中心，已无路可

退。

“放箭！”

其中一人下令。数十支锋利的羽箭闪电般朝绿烟射去！

“绿烟！”

“师姐！”

两个喊声从不同的方向发出，言飞雨拾起脚下不知哪个班落下的一支标枪向飞箭扔去，同时奇怪：“怎么还有一个声音？难道危急时刻连我没有练过的腹语术也逼出来啦？”

标枪一瞬间便打落了一大堆箭，剩下的被另一道寒光击飞了出去。

一个女孩子从操场后面的树林走了出来。她个子小小的，披着一头长长的卷发，可爱得像商店里出售的芭比娃娃。辛问海手下们的箭全部都被言飞雨和这个小姑娘打落在了地上，正在盘算着再变点什么新的武器出来。天知道这帮人的背后是不是连接着什么异次元的军火仓库，随时随地都能大变武器。

“师姐！”她三步并做两步跑到绿烟身边，拉住她的手，关切地说，“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小刀！”绿烟摸摸她的头发，笑着说：“谢谢你，我没事，找到你就什么都好啦！”

师姐妹俩叽叽咕咕说个不停，只可怜另一个救命恩人言飞雨被晾在一边，无比凄凉。这一家子算是血泪相认了，她的何小斋还不知道在哪度空间里飞呢！

“咳咳，不是我杀风景，快跑吧，辛问海马上就来啦！”言飞雨可怜巴巴地提醒。

“我已经来了。”

辛问海像个最终BOSS一样出现在她们面前。

“师姐，你别怕，我来保护你！”小刀抢先挡在绿烟的前面。绿烟苦笑道：“小姐，只要你乖乖地跟我回去就万事OK了。你要是再受个什么伤的话，我回去只能向师傅切腹来谢罪啦！”

言飞雨重重咳了一声，说道：“在这种时候你们的蛮力是行不通的，看我用智力来解决困境吧！”

绿烟稀奇地看着她，说道：“你要用这种你从来就没有的东西来解决困境吗？”

言飞雨狠狠白了她一眼，对辛问海说道：“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哦？”辛问海好笑地看着她，这丫头又有什么花招了？

“我警告你，”绿烟低声对言飞雨说，“你要是敢对辛问海说什么‘我是你亲生妹妹’这种没志气的鬼话我就和你绝交！”

“在你心目中我就是这种人吗？”言飞雨痛心疾首，把绿烟推到一边，走到辛问海身边，用最轻松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我刚刚和端木静结拜了！”

“啊？”

辛问海的表情比听到言飞雨说“我刚刚和萨达姆结婚了”还要吃惊。

“我不信！”他脱口而出。

“不可能！”小刀叫得比他还大声。

“不信？就是刚才在图书馆啊，你要不要去问问她？”言飞雨得意扬扬地对着辛问海微笑，同时暗地里踢了小刀一脚，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还添乱，绿烟这个师姐怎么教育的？

“图书馆？”辛问海皱起眉头。

“是啊，”言飞雨双手握起，放在胸口，做追忆状，“我刚才在图书馆碰到正在看书的端木静，因为对书籍共同的热爱和观点，我们一见如故，再见倾心，乘着月色撩人顺便就斩鸡头烧黄纸义结金兰啦！从现在起，我和端木静就是亲亲好姐妹啦！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她的事，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像端木静小姐这种性情中人肯定肝肠寸断，先杀仇人再自杀啦！”

她一口气讲完，发现所有的人已经全部呆掉了，宇宙时空也已经凝固了……

良久，辛问海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既然是端木小姐的‘好姐妹’，那这次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走！”他带领一帮手下正要离去，

忽然又添了一句，“端木小姐的眼光，实在差劲！”

不到三秒钟，他们消失得干干净净。

“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就跑到这里来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找你，在这种BT地方当现代鲁滨逊啊？”绿烟不等坐下来喘口气，马上盘问这个爱惹事的师妹。

“当然是有原因的啦！”小刀先是神秘莫测地笑，然后目光炯炯地看着绿烟，说道，“我来找一个人！”

“什么？”言飞雨跳起来，不可思议地问，“你也找人？谁？”要命啊，难道现在正流行捉迷藏吗？怎么谁都在找人？

小刀不屑地白了她一眼，一字一句说道：“何小斋！”

“这我就看不懂了，为什么连你也在找他？这家伙是不是欠了几百万没还啊？”言飞雨稀奇死了，她关在这个监狱学校这么久，怎么就没见她那个妖精师傅急着来找徒弟呢？都是混江湖的，待遇差别这么多！

“别胡说，何小斋才不会像你这样尽做傻事呢！”小刀凶巴巴地瞪着她，“他是来这里参加出师考试的。他和他的师傅有个约定，要是他通过了这个考验，就可以从他师傅那里毕业啦！人家是为了自由而战的，哪像你！”

“像我怎么了？”言飞雨不以为然，绿烟连忙安抚她，笑着说：“小刀你别得理不让人了，刚才阿言不是用‘智力’解决困境了吗？你好好告诉我，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我们是好朋友嘛！”她突然红了脸，司马昭之心，跃然而出。

“那你找到他了吗？”绿烟装做没看见，继续追问。言飞雨心中感慨，好朋友还算讲义气，知道帮忙了。

“当然，我一眼就认出他啦，但我不能说，否则这个考试就算他输了！”小刀神气活现，仿佛手上正握着全宇宙的秘密。言飞雨恨得牙痒，正要讽刺两句，绿烟忽然说道：“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过敏啊，我觉得，好像又有人包围住我们了……”

言飞雨用心感觉了一下，果然有股强烈的杀气正从四面八方袭来。

夜色中，十来个手持奇异武器的家伙慢慢朝她们逼近。为首的正是白天痛失爱鱼的美少年。

“我们是‘锦鲤爱好者同盟会’的会员，你们吃掉了我们的青霞、曼玉、柏芝、依琳……我们要杀掉你们这帮凶手为锦鲤偿命！”他一边哭一边咬牙切齿地宣布。

“锦鲤？”言飞雨的记忆中没有这号未知名词，绿烟叹气：“就是我们中午吃的鱼啦！”

“什么和什么啊？”小刀迷惑。

“别装蒜了，大伙上啊——！”他一声令下，一帮人拿着鱼网鱼叉冲了过来，身手矫捷异常，杀气腾腾。

“这帮人平常上不上课啊？怎么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言飞雨骇然，一根闪着寒光的鱼叉就贴着她的耳边飞过。

“快跑！”绿烟一拉小刀，避开了另一根迎面飞来的鱼叉，

言飞雨呆了一下，突然叫道：“往图书馆跑！把他们引到端木静那里去，辛问海会来救我们的！”

“好主意！阿言你偶尔也挺管用的嘛！”绿烟啧啧赞叹，拉着小刀率先冲了出去，言飞雨紧跟在后面。

一轮明月已上了中天。

言飞雨她们飞快地逃到了图书馆，而“锦鲤”们在仇恨的驱使下，如有神助，飞速地追在后面。

“大伙分散！”绿烟下令，三个人立刻往不同的方向跑去。

言飞雨朝记忆中几小时前端木静看书的地方摸索过去，老天保佑“干姐姐”还在吧！这关系着三个如花少女的身家性命啊！

端木静果然还在四楼深夜苦读，本来言飞雨一看见她就觉得这女人矫揉造作，但此刻简直比圣斗士见到雅典娜女神还激动。

“端木静！”她像真的碰到了失散几百年的亲姐姐一样热情澎湃地冲了过去。端木静吓了一跳，手上的一本厚书掉在了地上，发出了沉闷的撞击声。顿时，一支又尖又长的鱼叉从旁边的书架中穿刺了过来，险些把端木

静钉在书架上。

“小心！”言飞雨把她按倒在地，又是一支从她们的头顶上刺了过去。

一瞬间，安静的图书馆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壕，言飞雨带着端木静左突右冲，把身体扭成各种不可能的姿势，惊险万分地躲避从各个方向、角度射来的鱼枪鱼叉，拼命祈祷辛问海赶快听到并带他那帮家臣们来救命。

“锦鲤爱好者”的仇恨如山高，如海深。他们紧紧盯住言飞雨不放，一路上无数的书籍被刺破。端木静心痛至极，她拾起地上的一本老子写的《道德经》，正要放回去，突然一支鱼枪迎面从《道德经》的正中心穿透了进来，离端木静的鼻尖仅有0.01厘米的距离。

她没有尖叫，言飞雨倒是替她吓出了一身冷汗。她忽然发现端木静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不会是受惊过度，发癫痫了吧？言飞雨开始愧疚了，不该为了自己活命而把她拉进来蹚浑水的！

“太……太过分了……”

端木静喃喃地说着，猛然拔出鱼枪一下对着射来的方向扔了过去。姿势精准、有力，毫不亚于奥运会的金牌标枪投手。

随着“啊”的一声惨叫，估计“锦鲤爱好者”中有某个倒霉蛋中标了。言飞雨目瞪口呆地看着发飙的端木静，心想妈妈呀还需要什么辛问海啊——瞧她扔鱼枪的这份狠劲吧！现在是“锦鲤爱好者”们要自求多福了！

突然，她好像听到了一种奇怪的轰隆隆的声音。脚下的地板也开始摇晃起来。

“怎么回事？”她慌慌张张地问端木静，不会这么倒霉偏在这时候遇到地震吧！

“你们闹得太厉害了，这里太老，可能……”端木静还没说完，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几排庞大的书架倒了下来。

尘烟散去，言飞雨紧紧贴着窗户下的墙壁，坐在地上。

窗户碎了一大片，碎玻璃满地都是。在她的面前，言飞雨看到端木静为她挡住了本来要压在她身上的一个书架。端木的眼镜掉了，几缕秀发粘

在微微出汗的脸颊边。而一片碎玻璃划破了她的制服上衣，露出了一个只属于少年的身体。

“何小斋。”言飞雨轻轻念出了这个名字。

“是的，我输了。”他用力推开书架，淡淡说道。

“为什么？”言飞雨不解。难道这就是小刀所说的考试？

何小斋整理了一下衣服，他的表情已经变得和“端木静”截然不同，更接近于那天言飞雨在图书馆见到的模样。他说：“我和师傅约定，如果我能够在这所风行学园里男扮女装三个月而不被人发现，那我就可以从那里正式出师，我就可以过我想要的生活了。”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微微一笑，言飞雨的口水又快不争气地流下来了。

“其实已经在过了。”

“像‘端木静’那样待在图书馆里吗？”

“是的。”

言飞雨怜悯地看着他，一个如此美貌的男孩，一身如此优秀的武艺，可是他却偏偏喜欢这样的生活。也许这就是造化弄人？别人朝思夜想的学武机会，他却要费尽心力地去放弃。

“喂，你们没事吧？”绿烟和小刀从层层的书堆废墟中努力爬了进来。言飞雨望着一脸关切的绿烟，感动地险些落泪。什么叫朋友？关键时刻能来嘘寒问暖的就是。

“我没事……”她眼里闪着足有 500 瓦的晶莹泪花。

“那就好。”绿烟立刻转移了视线，“我还在想要是你被什么《汉英大辞典》砸成了瘫子，我可养不起你。”

“滚！”言飞雨咬牙切齿收回了泪花。

小刀笑嘻嘻地坐在一堆历史书上，一直没说什么。“端木静”沉默着，绿烟回头凝视着“她”。

“何小……”她刚说了两个字，忽然轻轻捂住了嘴。

何小斋淡淡地笑了。

“师姐好聪明啊！”小刀热烈地鼓掌，“说出来这个考试就结束啦！”

言飞雨觉得疲惫不堪，本来这件事应该随着何小斋的浮出水面而盖棺定论。可是，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没有这么单纯，一件事的发生永远有它不得已的理由。问题是，你能抛开一切真正铁面无私地去公事公办吗？

“那么这样吧！”绿烟轻轻一拳敲在自己的手掌上，飞快地说，“你不是和师傅约定三个月吗？阿言你就等到三个月结束的那一刻再宣布‘找到’他不就行了？你完成了委托，他通过了考试。”

“好主意！”言飞雨美滋滋地一拍大腿，随口问了一句，“何小斋你离结束还有多久啊？两天？三天？”

“二十天。”何小斋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三个字。

“哦，二十天啊……”绿烟顿时眩晕了一下。她眯起眼睛，对呆若木鸡的言飞雨一摊手，“怎么办，言大侠？我们还要过整整二十天的野外生存哪……你有何高见？”

言飞雨已成化石状僵掉。

——再长一个大脑沟回也背不出来的校规；虎视眈眈，刚烈无比，宁死也要维护“纪律”的辛问海和他的手下；想活剐她和绿烟想疯了的一大帮变态同学，中间还不乏武林高手……

这就是她的十六岁青春啊！何小斋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在一边看风景，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啊！干脆一根绳子捆了送到他师傅那里去算了。

她低下头，默默把手搭在绿烟的肩上，低声说：“种田吧……咱们到风行的后山开块荒地，还能活命……”

众人绝倒。

是背那可怖的校规还是扛起锄头当个现代开荒者？这是个问题。

在这帮无敌的少男少女面前，青春的疑惑和前途的渺茫，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第二回 月神妃

“今天会有喜事哦……”

沐浴着春天的早晨那清甜的空气，言美人风情万种地倚在豪华天台上的遮阳伞下，看着一只疑似喜鹊的鸟从面前飞过，发出了由衷的预言。

“大清早说什么梦话！”坐得离她远远的言飞雨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对师傅向来的神魂颠倒不屑一顾。

“相信我！”言美人一把合上手中的豪华木兰扇，脸上充满了女巫宣布神谕般的凝重，“为师闯荡江湖二十年，能有今日的至尊地位全凭这所向披靡的灵感啊！想当年……”

言飞雨打了个冷战，放下饭碗，自顾自穿上心爱的溜冰鞋，飞快地从还未白首就喜欢话当年的师傅身边溜走了。

“我那个变态师傅的灵感从来都是很恐怖的啊！”

一家中等规模的武馆后院，上午的明媚阳光从院子里种满的水杉间一缕缕地透射下来。

一个扎马尾穿溜冰鞋的女孩正坐在开放式的木制走廊上，向另一个披着中长鬃发的美少女诉苦。

“那又怎样？没准今天就是你撞白马王子的好日子哪！多喜气！”鬃发女孩抱着胳膊冷冷回应。

这两个女孩子自然就是言飞雨和她的闺中死党绿烟了。

此刻的绿烟，心情极其不爽。她大清早起来，穿好这身纯白色的练功

服，本来是准备在清新的空气里静静地打坐冥想几个小时的，谁知道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言飞雨冲过来活活打断。对绿烟来说，练功学武乃人生第一乐事，最恨隔三岔五就有某些空虚无聊的小人来破坏。通常，这个小人的角色都不幸由她的死党言飞雨小姐担任——纯属交友不慎啊！

“真的？这是你的预感吗？”

言飞雨根本不在乎绿烟的语气，顿时浮想联翩起来，难道是上次在“风行学园”里认识的何小斋？

“喂喂！”绿烟觉得无聊透顶，清楚地认知到今天的冥想已经没戏了。她背靠着廊柱，把脚尖伸过去戳了戳言飞雨的屁股，说，“别傻笑啦……”

话还没讲完，就听见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疾风骤雨般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她俩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一辆马车从院子外面冲了进来！

“阿言，你的白马王子来了……！”绿烟瞪着直冲过来的马车，脱口而出。

“啊?!”言飞雨一愣，不到三秒钟，马车已经直挺挺奔到了两人面前，更精确点的话，是言飞雨的面前。驾者一拉缰绳，白马扬起前蹄人立站起，巨大的身体向言飞雨压了下来！

“天哪！”言飞雨奋力将双手交叉举起，凭空架住了马蹄，出了一脸的冷汗。她一边拼命支撑，一边招呼还在旁乘风凉看热闹的绿烟：“绿毛龟你还不过来帮忙！”

绿烟“嘿嘿”地乐：“看来是白马疯子啊……！”

“是言飞雨小姐吗？”

驾者从座位上向下探出头，很有礼貌地问道。

“是啊！”言飞雨咬牙切齿地回答。

“不要这么激动嘛！”驾驶马车的是个黑发戴面具的男性，不过从声音和体形来看，他应该年纪并不大。

“我是来送请柬给你的哦！”

“请柬？”绿烟有点好奇，面具人马上回答：“对，我是‘月神’组织派来的使者，我们即将举行二十年一届的盛大比赛——‘月神妃’的选举！”

“什么意思？”

“因为‘月神’这一代的继承人‘月公子’马上就要正式接管组织了，而长老们为了庆祝这一天的到来，特地为他举办选妃活动！从世界各地邀请那些家世良好、知书达礼、武艺精湛的优秀小姐们来参加比赛，最后胜出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代的‘月神妃’啦！到时候‘月神’的一半就归她了，很厉害的哦！”

“武艺精湛……？”

绿烟迅速凑近了面具人，小声道：“借一步说话！有我的请柬吗？我叫绿烟！”

“这我不太清楚，我们都是专人专送的。”他回答，“不过我手上的是最后一个了，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收到的话，就真的没有了哦！可能你资格还不够吧！”

什么？

资格不够……资格不够……资格不够……

如雷的回声在绿烟耳边盘旋着……

“你们两个！聊够了没有啊！”被遗忘很久的言飞雨已经快要压得陷进地底了。只听她一声大喝，将手臂用力一抬，白马顿时连着马车和面具人飞了出去。

不远处，几个闻声而来的武馆弟子们目睹到这空中飞车的一幕，惊骇地窃窃私语：“是马车！是真的马车哎！……”

“真是有活力啊！……”空中飘来面具人的赞叹。马车在半空转了个圈，“砰”的一声又落回她们面前。面具人打开车门，彬彬有礼地说道：“那么请上车吧，言飞雨小姐！”

“又是言飞雨你这家伙！”从练功房追来的绿烟的大师兄——韦晴，手持教鞭，威风凛凛，英俊的脸上充满了怒气，“你敢走！赔我的院子！”

“不好！”言飞雨一步冲进车厢，马车顿时风驰电掣地跑了起来。她“呼呼”喘着气，随意打量着车厢，发现内部的装饰非常豪华，漂亮的坐垫旁边还有配套的小茶几和精致的茶具。

忽然，她听见耳边传来了绿烟的声音：“你确定要去参加吗？”

“咦？为什么你也在车里？”言飞雨吃惊地看着她。

绿烟握着拳头，战斗的灵魂熊熊燃烧着：“这中间绝对有问题！要知道‘月神’在江湖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帮派，年代悠久，势力极大，现在能抗衡的也只有‘虫杰门’、‘千魔城’和‘宋齐梁陈’这少数几个有背景的门派和家族了！这么盛大而且和武功有关的比赛，竟然你有请柬我却我没有？万一这是个阴谋怎么办？我要去找到背后的真相！”

“背后的真相就是他们要‘家世良好、知书达礼、武艺精湛’的优秀小姐呀！等会儿没有请柬你可进不去哦！”言飞雨眼睛都笑弯了，难得有这么解气的时候。

突然间下颌一凉，一柄软剑无声无息抵住了她的喉间。

绿烟冷冷地说：“这么差的功夫，也叫‘武艺精湛’？”

“你嫉妒我啊！”言飞雨抬头往后一靠，避开剑锋，顺便一腿就扫了过去。两人顿时在狭小的车厢里拳来脚往，打成一片。

“喂喂！安静一点！”面具人回头大叫，“前头就到啦！”

一个紫砂壶从窗户里飞出来砸在了他的头上。他以光速昏倒，失去了驾驶者的马车就这么朝一棵大树热情地撞了过去。

郊外，一座大型的豪华别墅门前，正排满了一辆辆整齐漂亮的马车，一个又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女从车门边放下的踏板上款款而下。

数十个戴着精美面具的侍者彬彬有礼地穿梭在别墅和广场之间，忙而不乱地将一众少女引到适当的位子上站立等候，几个须发苍苍的老者欣慰地站在门口的巨大汉白玉台阶上，呵呵笑着，互相说：“这真是太好了！这么多优秀的女孩子，少主人一定能挑到最满意的新娘！”

他们挥手招来了一个男人，向他询问：“总管，收到请柬的女孩们都到齐了吗？”

总管低头回答：“好像还差一个。”

话音未落，只听远远一阵马嘶，暴雨般的马蹄奔跑声飞快地冲向门口。

“快把马拉住！”还没说完，这匹很可能有千里马前途的神驹已经越过前庭和喷水池，一头撞在了大门旁的落地窗上。当然，还拉着一辆破车。

幸而是钢化防弹玻璃，神驹毫发无伤，只是牢牢地贴在了窗玻璃上。

这栋房子与其说是别墅，还不如说是宫殿更恰当些。上下三层，一进门就看到巨大的由喷水池和修剪整齐的树林组成的庭院，一共十二名少女正在仪态万方但内心却又无比激动，摩拳擦掌地等候比赛的开始。

不过严格说来，应该是十一位。

因为言飞雨从马车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头昏脑涨，被那匹疯马颠得快晕车了。

“快点，还嫌落在最后不够醒目啊！”穿着男装，戴着面具的绿烟推了她一下。虽然只有一张请柬，但因为面具人突然“不明原因”的昏倒，所以绿烟深受启发，化装成他的样子混进了别墅。至于那家伙，还在破马车的角落里做梦呢。

“等等呀，绿毛龟你着什么急！”言飞雨晃了下脑袋，突然，她的目光朝着一个方向凝滞了。

“祖宗，又怎么啦？”绿烟不耐烦地顺着她看过去，顿时，也像中了美杜莎的魔法般变成化石了。

一个和绿烟一模一样的女孩，正安静地站在那些参赛者当中。仔细看，似乎是和绿烟没有任何差异的，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可一时之间，言飞雨也说不上是哪里不对。

“绿烟，有人COSPLAY你！”言飞雨简直傻掉了，她飞快地扭头看身边扮成少年的绿烟，再去看那个穿着女装的美丽绿烟。几个反复，几乎眩晕。

“……”绿烟摘下面具，瞪大眼睛，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变态！”言飞雨义愤填膺地开始卷袖子：“看我来扒了这混蛋的画

皮!”

“等一下!”绿烟突然制止了她,“先别打草惊蛇,看看她想干什么!”

“好吧,听你的。”在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言飞雨还是比较相信绿烟的判断的。说实话,此刻的她好奇心更大过愤慨,完全的COPY一个人非常困难的,这个家伙到底是哪条道上的葱呢?

“阿言,你看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子!”绿烟忽然对言飞雨说,“她很抢眼,但同时又感觉非常危险!”

言飞雨定睛细看,是个穿着打扮非常华丽的女孩子,乌亮的黑发披在脑后,身材修长,气势逼人。

“嗯,她真的好强烈,好刺眼啊!”言飞雨只能用这六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

“是谁呢?”绿烟将面具重新戴上,陷入了沉思。

“各位远道而来的小姐,欢迎你们!”

大厅里突然响起了一个洪亮而极富磁性的男子的声音,只见一个气质非常优雅的青年站在面向大厅的二楼台阶上。他瘦高的身材,穿着一件月牙白的麻制衬衫,带给人一种非常沉稳的感觉。仿佛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商量,而他也会迅捷妥善的处理一切事情。

言飞雨惊奇地发现,在场除了她和两个真假绿烟以外,所有的女孩子的脸统统都可耻地红了。

“的确是了不起的帅哥,可人家更喜欢了不起的美少年!”在言飞雨的心里,又冒出了遥远的风行学园里何小斋的身影。

“不愧是月神,名牌中的名牌啊!”

黑发的高个女孩目光炯炯,打断了言飞雨的美丽遐思。

“我是月神这一代的主人——月公子,非常真诚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月神的城堡!”月公子的声音在一楼的大厅里回荡,“鉴于各位都是这么美丽而优秀,我只能用比赛的方式来定一个最后的取舍。”

他停了一下,似乎在观察所有人的反应。

“这次的比赛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仪态和应变,第二个是武功和

智慧。每通过一关比赛会得到一个暗示，是关于我们月神代代相传的无比珍贵的一件传家宝的收藏地点。谁最先将它找到，谁就是这一代的月神妃、我的新娘！”

参赛的女孩子们显然都被煽动了，除了言飞雨和那个“绿烟”以外，好像每个人都已经热血沸腾了。

“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首先，请大家更衣！”

“哎？”

“什么？！”

大家一片哗然。

“是要换战斗装吗？”言飞雨小声问一直在她身边晃悠的绿烟。

“不知道，你快去吧，注意盯住那两个人！”绿烟的眼睛没离开过那个自己的COPY版和黑色长发的女孩。

“知道啦！穿溜冰鞋多好啊，拿食物都比别人快！”言飞雨嘟嘟囔囔，极不情愿地滑进了更衣室。

更衣室足足有一个篮球场这么大，金碧辉煌，镶满了各个角度和大小的镜子。拉开直通到顶的壁式橱柜的门，里面一排排全挂满了古典风味的晚礼服。

“这就是有钱人吗？”言飞雨头晕眼花，像掉进了万花筒。

“哇！……”忽然耳边传来一声兴奋的尖叫，“这是GUCCI 这是VERSACE、这是YSL！天哪，全是专门为了这次比赛而定做的吗？……太、太、太幸福了！！”

言飞雨不知道她在念什么咒，一看才知道是那个黑发的高个女孩正抱着一堆华服用足尖狂跳芭蕾舞。

“全都是正牌的耶！”其他女孩们也像中了大奖似的欢呼雀跃。

“不愧是月神！”

“连珠宝都配套好了，太有气派了啊！”

……

看来无论什么千金小姐在所谓名牌面前都是兵败如山倒，而那个高个

女孩尤为严重，她跟说自家用的牙膏牌子似的在历数这间更衣室里所有的衣服身世。

最初的兴奋过后，女孩们开始各自挑选喜欢的款式。

“啊啊！好难过！……”一个女孩痛苦地皱起了眉头。她挑选的是一件法国十六世纪凡尔赛宫廷所流行的蓬蓬裙，收腰极细。最可怕的是，这件礼服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拥有超出一般人能承受的重量。

“呜呜……好紧、好重啊！”她倒在地上，难过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水桶腰！”

一声犀利的嘲笑从头顶上方传来。

黑发高个女孩已经穿好了她挑选的深紫色曳地长裙，纤腰一束，轻盈动人。她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不堪重负的女孩，大笑了起来：“连这么一件区区裙子都没办法穿的话，还怎么当月神妃！仔细观察一下，你刚才换下来的这件衣服好像是去年夏天新加坡举行热卖会的时候淘来的吧！怪不得虽然是名牌却感觉很怀旧呢！哦呵呵呵呵……”

“我、我……”那女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猛地站起来掩面冲了出去，“我要重新去修行！”

“这样就受不了吗？心理建设太差了哦！”她哼了一声，转身走到旁边的隔间继续照镜子欣赏去了。

“真的很重吗？”

言飞雨走过来，把刚才那女孩丢在地上的蓬蓬裙拣了起来。还好嘛，是“有点”沉没错，但她每天练功时背的沙袋也不比这个轻松多少，早就习惯了。她松了口气，走到一个小隔间里开始把它往身上套。

“哇，真的好紧啊……”她从来没穿过这么正规而极富女性线条的礼服，一阵手忙脚乱。“怎么办？我一个人穿不上去！这些带子干吗用的呀？莫非是暗器？天哪，早知道，就多跟师傅学学穿衣服方面的秘籍啦！”

她陷在华丽的布料里没了方向，正在发愁，有人敲了一下小隔间的门，随后被打开了。

一个身着仿古希腊式无袖长裙的女孩子站在门口，裙子是柔和的珍珠色，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海水蓝，流线型的剪裁别致而高雅。

“绿烟?”

言飞雨呆了一下，绿烟的美丽她是清楚的，但那从来都只是一种朦胧的欣赏。但现在，她发现穿上礼服的绿烟竟然是这么的气度优雅却又带着超越年龄的震慑力。

“我可以帮你吗?”

绿烟见言飞雨一直看着她不说话，忍不住开口发问。

言飞雨骤然震动了一下，虽然很轻微，但她确信哪里有点不一样。

语气，说话的方式……如果言飞雨穿不上裙子的话，第一个跳过来嘲笑她的才是真正的绿烟，而不是眼前这个又客气又温柔地对她说话，还主动请缨要帮忙的九天仙女！

超过十年的孽缘啊！怎么会不了如指掌？

“小姐，你是不是叫‘绿烟’啊?”

虽然那个绿烟让她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但言飞雨还是憋不住问了出来。

“对啊，我叫绿烟！”她答得溜极了。

“不对啊！”言飞雨故意刁难，“我印象里那个绿烟是长成外星章鱼那样的啊！”

“哎？”这女孩脸部明显抽了一下筋，她倒退了一步，“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记忆呢？你一定记错了哦，好了你慢慢穿吧，我走了……”她一口气说完，逃之夭夭。

“哈哈哈哈！”言飞雨蹲在换衣间里闷声大笑。

“小姐，这衣服很伤脑筋吧！”绿烟突然又出现了，抓起她身后的衣带狠狠地系了起来，“就让外星章鱼来帮你穿吧！”

“哇哇！轻点！腰断啦！”言飞雨痛得大叫，眼前这个绿烟虽然穿着男装，但绝对是真的，果然辣手！她简直要窒息了，几百年前的外国女人在想什么啊？这衣服的腰身紧得只能套在胳膊上！

“好了！”绿烟露出白雪公主后娘的微笑，在言飞雨背后重重踹了一脚，说，“你是最后一个了，快去比赛吧！”

重新回到刚才的大厅，那些女孩子们都已经换好了礼服，整个大厅里衣香鬓影，如同一场王族夜宴，奢华而神秘，而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的巨型水晶灯正闪耀着迷惑人心的光芒。

言飞雨提起裙子，从角落里悄悄走到大厅的中间。这么长的裙摆，如此沉的分量，她不得不低着头，缓慢而仔细地迈着每一步，否则摔一跤脸就丢大了。忽然，她发现投来的视线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这中间含有欣赏、赞叹和不可思议。

“她是谁？刚才好像没有见过啊！”长老A在远处打量着她，小声议论。

“我看看……咦？就是那个坐疯马车的啊！……”长老B一声惊呼，险些打碎了酒杯。

“什么？”周围一片惊呼，没有人相信那个野丫头转眼变身成了优雅的淑女。

哼，有什么稀奇的？言飞雨对这些苍蝇嗡嗡嗤之以鼻。坐疯马车怎么啦？还不是绿烟那个笨蛋的驾驶技术太臭！换了她来，肯定比F1开得还好！

忽然，一阵诱人的香气飘来。

“各位小姐，请跟我来。”一个打扮成高级西餐馆侍应生样子的青年出现在她们面前，彬彬有礼地带路。

“哇，好香好香，人家中饭还没吃呢！……”言飞雨受不了了，一路跟着香味飘了过去。

转过一条走廊，她来到两扇巨大的雕花嵌金的漂亮门前。

门开了，映入她眼中的赫然是一个比刚才更为宽敞豪华的房间。巨型的圆拱顶上雕满了图案，不过更吸引她的是大厅中央放了一个有一人高的圆锅，紫铜打制，下面堆着一座小山那么高的正在燃烧的木炭，中间有一根弧线优美的排烟管道，半径足足有两米以上。

“这是什么？新式武器？”

“月神用来练功的东西吧！”

女孩子们议论纷纷。

“原来是个大火锅，差点以为是炼丹炉哪！”只有言飞雨嗅着香味，摩拳擦掌准备大吃一顿。

“各位小姐，这就是第一关——地狱火锅大会！”

月公子好听的嗓音又响起来了。

“你们每位会有一个专门的监督员，他们会记录你们吃下了多少东西。时间为一小时，在这个时间内吃下最多食物的六位选手将有资格进入下一阶段！手段不限，工具不限！好，现在开始倒计时——3、2、1……开始！”

一辆辆的手推车被推到了巨型火锅旁边，十一名监督员也在十一台电脑监控器前面各就其位。他们身材修长，穿着笔挺的制服，统一戴着精美的面具，动作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干练而优雅。

比赛刚开始，一个穿粉色小礼服的女孩率先冲到了手推车面前。只见上面摆满了一盆盆的火锅材料，新鲜可人，但是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使用，就连漏勺和筷子也全无踪影。

“呼呼呼……身为‘降龙十八掌’的正统继承人，我怎么会被这些区区小事难倒？哈！”

她一声大喝，发掌重重拍在手推车上。上面的两盆羊肉、一盆燕饺全部飞了起来，弹进了已经翻腾的火锅汤里。

“好功夫！”

旁观的长老纷纷赞叹。

“哎呀，也只不过是区区‘降龙十八掌’而已啊，各位太过奖了啊！……”她得意扬扬，站在火锅前等羊肉和燕饺煮熟。

“哼，旁门左道，有什么了不起的！”

另外几个女孩不甘示弱，争着使出看家本领。

“终极奥义！‘九阴白骨爪’！”

“十代单传！‘乾坤大挪移’！”

“‘庐山升龙霸’！”

.....

只有言飞雨叹了口气，小声嘀咕：“这么费事干吗？”

她走到一辆小车前，端起上面的菜盆，一盆盆地朝火锅里倒了进去，手法利落，有如行云流水。她冲着那些女孩子做了个鬼脸：“一看就知道这帮大小姐从来没吃过火锅！”

“月公子，这个女孩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长老们从来没有见过行事风格这样出人意料的女孩子，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会妨碍到这次比赛的公平性的！”

“……是吗？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啊！难道火锅不就应该这样吃吗？”

月公子坐在二楼，慢条斯理地说完，嘴边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羊肉滚了几滚，很快就熟了。

“小姐，东西好了，可以吃了。”站在粉色裙子身后的监督员彬彬有礼地提醒她。

火锅里的羊肉在翻腾的汤汁里翻滚着，热气直冲脑门。

她一下子傻了：“怎么拿出来啊？”

这个像炮烙一样的火锅，谁敢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贸然把手伸进去？

“哈哈哈哈……这场比赛，你输定啦！”

使用兵器的女孩子们骤然咸鱼翻身。

用剑的、耍刀的，更绝的舞红缨枪的，一戳就是一串，只要不怕烫吃得快，“兵器族”的形势一片大好。

“好！再一串！”

一个红缨枪少女胜券在握，虽然舌头都烫出泡泡了，但还是奋力又叉了一串鱼丸。

她正要往嘴里送去，突然一股风声袭来，一根黑色的皮鞭甩了过来，

卷住了她的手腕，皮鞭用力一抖，她手里的红缨枪就连着鱼丸们飞了出去，落到了一个穿深紫色长裙的高个女孩手中。

她看了一眼热气腾腾的鱼丸，满脸的痛苦状：“没有牌子的食物……是多么的难以下咽啊！但为了当月神妃——这个名牌中的皇后！！我豁出去了！！”

她一仰脖子，一串鱼丸全部被她吞了下去。

“果然好难吃……”她浑身颤抖，一下子把红缨枪拗成两段。

“啊啊啊！我的‘九曜’！我的鱼丸！……”

痛失武器和鱼丸的少女瞬间休克了。

“这、这就是传说中的火锅吗？”

一个穿唐装的女孩浑身颤抖地站在火锅前，激动得语无伦次。

“从记事起，就在滚烫漆黑的铁砂缸里练铁砂掌！……那么痛苦，那么丑陋！但现在，我终于领悟到铁砂掌的终极奥义了——就是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难道这些比赛全是月公子的一片苦心吗？”她哗哗流着热泪，双手如捣蒜般飞速插入滚烫的火锅，迅速捞上各种羊肉、蛋饺、贡丸……狼吞虎咽，从心底发出呐喊，“好好吃！好热烈！好幸福！月公子我爱你！”

言飞雨还站在火锅前发呆。

“惨了……”她悔死了没带她的棍子来，都是韦晴追得太急了嘛，害她连武器都忘了拿。现在怎么办呀？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就在她面前熟得冒泡啊……

“绿烟，怎么办？”她习惯性地转头寻找绿烟。但和她一起参加比赛的却是那个不知道身份来历、神秘无比的“绿烟”。要不是真的绿烟叮嘱她不要打草惊蛇，她早就拎着那个女孩子狠狠拷问了。

可是，她曾帮她穿过这件复杂的裙子，给她鼓励的笑容。

这样一个她，会是“敌人”吗？

言飞雨忍不住去看这个女孩子现在的情况如何。不看还好，一看，目瞪口呆。

只见她在面前放了一个小方桌，不知出处，一尘不染。手里拿着刀、铲、盆、勺等等一大堆厨具，像变魔术一般把一样样材料放进火锅里烫煮，荤素老嫩统统分开，捞上来以后并不急着吃，而是在小方桌上银色餐盘里按照色系和味道摆放成不同的花样。

好厉害！是不是这个女孩的门派专门修炼和做菜有关的武艺啊？

言飞雨正在惊讶，这女孩微微一笑，示意她来尝一下。言飞雨试着夹起一片牛肉，鲜嫩可口，竟然还蘸了香辣的酱料，一咬下去，浓香四溢，美味极了。

“哇！太帅了！这真的是这个火锅里做出来的吗？……”

她兴高采烈地大吃特吃，直到桌子上的东西统统一扫而光，她才突然想起来，还要找绿烟呢！这家伙肯定在旁边的哪个角落里。

她一眼盯住站在自己身后的监督员，从逻辑推理上来说，绿烟无论扮成什么都应该和她形影不离才对！她蹭到这个人身边，小声说：“绿毛龟！”

只见那人猛地抬头，有反应了！言飞雨正要问她有什么好主意，那人迅速地在他面前的电脑上打出一行字：“言飞雨选手在比赛中无故对监督员使用侮辱性语言，黄牌警告，扣十分！”

“啊？绿毛龟你不讲义气！”言飞雨恼羞成怒，顺手抄起一盆年糕准备倒在他头上。

“咳咳！”旁边有人咳嗽。

“干吗？！”她怒火冲天地说了一句，头上突然一痛，原来是被一块冻豆腐给砸了一下。她扭头一看，只见负责“绿烟”的那个监督员耸了耸肩膀：“手滑了一下！”

“原来是你啊……”

言飞雨这才搞清楚了状况，摸着脑袋做委屈状：“在这里也不早说嘛，害我扣分！还不快帮我想办法！”

绿烟又丢了块冻豆腐在她的裙子上。言飞雨一愣，继而恍然大悟。她

三两下撕开了裙摆，掰下撑在里面的鲸骨，扎上撕下来的裙布料，一个大网兜就这样做成了。

“捞丸子喽——！”

言飞雨一个纵身，手里拿着大网兜在火锅里一撩而过，一大堆食物尽收网底。她把这些战利品拖到一边，严防有人来抢。不到三十秒，已经一大半进了肚皮。

这真是好主意啊，不愧是拿诸葛亮当图腾崇拜的绿毛龟！

“月公子殿下，这应该算是作弊吧！”这一切瞒不过长老们的法眼，尽忠职守的他们忍不住提醒主人要好好注意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我说了很有趣啊！看看她接下来还有什么花样吧？”月公子呵呵笑着，让人猜不透究竟在卖什么药。他似乎很享受这个比赛过程，对言飞雨的兴趣尤为浓重。

“当——”

一声锣响，长老宣布时间到。

经过清点，最后通过第一关的只有四个人。月公子微笑着，亲自向大家宣布获胜者的名单。

“第一名：虫杰门帮主——昆红翼小姐！”

言飞雨一看，原来就是那个狂爱名牌的披长发女孩，她用皮鞭抢走了大部分人的食物，勇夺冠军。

“第二名：铁砂掌继承人——霹雳小姐！”

“月公子，你再等一等，我马上就来了哦……”

穿唐装的少女还在流着幸福的热泪。

“第三名：无门派——言飞雨小姐！”

“呱呱呱呱——！”

言飞雨无暇发表胜利感言，包包里的美味还没吃完呢！

“第四名：有间武馆代理师父——绿烟小姐！”

拿着一大堆厨具的女孩没有说话，微笑而已。

“这就对了，我本来是有请柬的，只是被这家伙冒充了而已！”

在陪同言飞雨等四位决赛者去比赛场地的路上，又变回侍者打扮的绿烟悄悄对言飞雨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要踢馆泄愤了吧？”言飞雨实在吃不消绿烟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那接下来你想怎么样呢？”

“继续观察吧，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绿烟拍了一下言飞雨的背，表示绝对支持。

“需要你的时候，现身要及时啊！”言飞雨深怕绿烟又丢下她溜之大吉。

“各位，这里就是决赛的场地，这里有重重的危机和陷阱！而月神代代相传的传家秘宝就藏在月光湖的湖心岛上！谁能够最后突破所有考验拿到它，谁就是月神妃称号的获得者！所以，大家努力吧！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

伴随着月公子热情洋溢的演说，四个人的面前骤然出现了一大片的园林。一座座的亭台楼榭，一处处的奇树异石，简直像个无比秀丽的古典迷宫。

“这是正宗的苏式园林呀！”昆红翼又开始激动地发表感想了。

“四位，请！”月公子说完，乐滋滋的昆红翼率先走了进去，“绿烟”和霹雳跟在后面。言飞雨落在最后，她从月公子身旁擦肩而过的时候，忽然听到他在耳边小声却有力地说：“小心‘竹子’！”

什么？言飞雨怀疑自己听错了，她猛地回头，月公子已经走出很远。

“喂！你鬼鬼祟祟地和月公子说什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霹雳神情严肃地站在她面前，质问的脸快要贴上言飞雨的脸了。

“嘿嘿，月公子偶然和我沟通一下为什么要告诉你呀？”言飞雨最讨厌咄咄逼人的态度，冲霹雳做个鬼脸，三步两步就跑不见了。

“我非抓到你不可！”霹雳握紧拳头，可以看到背后升起了一个愤怒的小宇宙。

昆红翼和“绿烟”转过几个小假山，眼前赫然一亮，一大片湖光水色出现在她们面前。这是一个很大的人工湖，波光粼粼，湖中央还隐隐可见有一个小岛，上面矗立着一座小小的庙宇似的建筑。

“哦，看来这就是藏传家宝的地方！”昆红翼在湖边转了一圈，准备过湖，这才发现根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别说桥了，连半艘船都没影子。

“难道要游过去吗？天哪，那件我刚从意大利定做的泳装没带来啊！失算啦！”昆红翼正在捶胸顿足，突然远远地跑过来言飞雨，险些撞到她，后面还跟着怒气冲天的霹雳。

“你给我停下来！混蛋！”霹雳的铁砂掌呼呼地劈来劈去，但就是打不着目标。

“嘿嘿，抓不到！抓不到！”言飞雨跳来跳去，活像脚下装了一个超级大弹簧。

“吵死了……”昆红翼一抖鞭子，痛心疾首地说，“杂牌军就是这么没品位啊！”

她朝言飞雨一鞭子抽了过去，言飞雨没来得及躲，狠狠摔了一跤。

“哈哈，活该！”霹雳开心地大笑。

为了报答恩人，她主动献策：“我刚刚追这家伙的时候，看到那边有片竹林，我们何不去砍竹子做个竹筏过湖呢？”

“这主意不错！”昆红翼点头，跟着霹雳迅速来到湖边的竹林。里面的光线非常幽暗，成片的紫竹如望不见头的长剑，给人直插入云霄的感觉。

霹雳运气丹田，双掌平放在腰侧，猛然大喝一声：“哈——”

她拿出看家的绝活——铁砂掌，以手为斧，闪电般砍下了成片的竹子。昆红翼用鞭子一卷，往背上一扛：“多谢！”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喂！不要丢下我呀！等等我！”霹雳跟在后面拼命地追，突然一阵“嗖嗖嗖！”的破空之声，一大片密密麻麻闪着寒光的暗器从四面八方朝昆红翼和霹雳雷霆万钧地飞来！

“啊！——”

“你没事吧？”

那个“绿烟”伸手把言飞雨轻轻地扶了起来，看不出她人很瘦弱，力气倒不小。

“谢谢你。”言飞雨只觉得自己的脸又不争气地红了，这是什么变态的征兆啊？她不敢想下去，连忙说：“别管这些了，我们现在必须想好怎么过河。”

“我们也要去砍竹子做船吗？”这女孩问，言飞雨正要点头，猛然想起了月公子的嘱咐：“小心‘竹子’！”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提醒究竟是善是恶呢？

“怎么样？你有别的好办法？”这女孩一脸很信任的样子。

“当然，我有便携型的谋士！呵呵呵！”言飞雨得意地站起来，一拍巴掌，“还不现身？”

……

一片沉寂。

“嘿嘿，她有时候耳背……”言飞雨尴尬地解释着。忽然看到昆红翼和霹雳狼狈不堪地从紫竹林里逃了出来，后面跟着一排排的连珠飞镖。

“快跑！”言飞雨眼看着暗器就朝她俩的方向波及来了，拉着“绿烟”就闪。

“当心！”一支被昆红翼皮鞭打飞掉的镖射向了言飞雨，“绿烟”不知道变出了个什么东西往她面前一放，镖刚好被挡住。

“谢谢！”言飞雨仔细一看，发现救她的是一只平底煎锅。这女孩呵呵一笑，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吃饭家伙！”

“咦？到底从哪变出来的？莫非你身上连着异次元世界？”言飞雨好奇地拉了一下她的衣服。

“喂，别乱动！”她一下子闪开了。

“干吗？你有零距离接触恐惧症呀！”言飞雨聚精会神地盯着她，想找

出破解这个冒充绿烟的家伙真实身份的蛛丝马迹。

“就是你们吗？砍了我的宝贝爱竹！”

随着这个冷酷的声音出现的是一个穿着冰蓝色中式长衫的青年，他看上去冷漠而纤瘦，一头长发绑成麻花辫垂到腰间。

他扫了一圈在场的四个人和散在地上的那堆“罪证”，心痛不已，双手一扬，又是一大批暗箭向她们射来。

“真是没完没了！又不是什么名牌的竹子，砍了还可以再长的嘛！”昆红翼飞速地挥舞皮鞭，打掉了攻击来的暗器。她拣起地上几根竹子，拿鞭子扎成一个小筏子，用力扔到湖面上，人跟着跳了上去，顺便还抓了支竹子当竹篙，一下一下歪歪扭扭朝湖心岛划了过去。

“啊！你竟然先逃了！”霹雳着急起来，但竹子已经没几根了，她一咬牙，说：“不要小看正统铁砂掌继承人的实力！”她一个鱼跃跳入湖中，然后奋力游了起来。

“哇！那衣服很重的！”

言飞雨惊叹地看着以标准自由泳的姿势哗哗前进的霹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几秒钟后，霹雳从水面消失了。

“原来她还擅长潜泳呀！”言飞雨点了点头，然而霹雳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她猛然醒悟过来，“哎呀，霹雳溺水啦！”

言飞雨一个纵身跳入水中，虽然她身上的衣服也非常重，但毕竟被拆掉了一圈鲸骨和裙摆，相对要轻便一些。

岸上只剩下“绿烟”和那个攻击者两个人了。

“绿烟”举着平底锅，很可爱地盯着那个人，像是正在做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那个人忽然间笑了起来。

“真是场热闹的比赛啊！”他伸手在她的平底锅上弹了一下，说，“还损失了我的宝贝紫竹呢！算了，我去开船送你上岛吧，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谢谢你，齐寒老师！”她微笑，齐寒挥挥手，走到远处一个隐秘的泊船口，那里停着好几艘小型快艇。

这时，一个人影从她背后无声无息地出现。

好……痛苦……这是哪里？

霹雳在湖水深处慢慢地下沉，忽然，一只温暖的手拉住了她。

是谁……救了我？……

言飞雨带着昏迷的霹雳浮出水面，大骂绿烟不讲义气，这种时候都不跳出来帮忙，而月神就更是没人性，这么大个湖，竟然连个救生员都没有。

她用力踩着水，昆红翼早已没了踪影，四周半块木头都没有。她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一艘快艇朝她开了过来。

“喂，需要帮忙吗？”

驾驶快艇的是个裹着白色披风的男子，背着光，同样戴着精致的面具，只看到披风的边缘绣着金色的花纹，非常高贵漂亮。

“是呀？你怀疑吗？”言飞雨没好气的回答。她都快撑不住了，这家伙还在慢吞吞地说：“我可以救你们哦！不过只能有一个上来！你会选择自己还是这个人呢？”

“别做梦了，我不会选的！我要两个都上来！”言飞雨一秒都没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

他好像愣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可恶的气定神闲，继续着恶魔的煽动：“这可不行哦，人生就是要不停地做出取舍的啊！”

“神经病！我最讨厌在危急关头逼人选择的家伙了！”言飞雨顿时被激怒了，她用左手紧紧抱住霹雳，腾出右手用力抓住快艇的船舷，对这个乘人之危的恶魔说，“机会——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只听“哗啦”一声，快艇被小宇宙爆发的言飞雨一把掀翻了！就在翻船的一刹那，戴着面具的男子飞快地跃起，快艇整个肚皮朝天的同时，他正好轻轻地落下。

“火气这么大啊！”他蹲在舱底上笑咪咪地说，“这下好了，船也翻

了，引擎也坏了，就算我让你们两个都上船，我们要怎么回去啊？”

“谁……说没有办法的？”呼呼喘着大气的言飞雨扛着霹雳爬上船底，双眼狠狠盯着这男子身上的那件漂亮风衣。

一阵风吹过，男子有了不祥的预感。

一艘快艇开过湖面，上面是齐寒和“绿烟”。

“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齐寒一边驾驶，一边问。

她沉吟了一下，摇摇头。

齐寒回头，摸了一下她的头发，温和地说：“别急，她会通过考验的，毕竟她是……”

刚说到这里，后面突然传来大叫：“等一等！齐寒老师！”

另一艘快艇飞速地向他们驶来，上面的人竟然也是“绿烟”！

靠近小岛的湖面上，一艘帆船正晃悠悠地随风飘过来。

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艘快艇，但它没有发动引擎，却在船头插了一根竹竿，上面绑了一幅宽大的以金线绣边的上好白布。

“你确定这样能飘到湖心岛上？”上面的乘客之一，戴面具的男子百无聊赖地发问。他的风衣不见了，已经在言飞雨的暴力左右下变成了风帆。

“当然，没看到现在是顺风吗？”言飞雨没好气地回答，“这不就到了？”

“帆船”泊岸后，两人踏上小岛。男子找了块柔软的草地，帮言飞雨把霹雳放在上面休息。

“你去接着比赛吧。”他蹲下来，探了探霹雳的鼻息，对言飞雨说，“这里有我在，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带她去医院了。”

“你怎么知道？首先你这家伙我就不相信！”言飞雨横了他一眼，接着利用他那件大披风擦身上的水。

“哎……好人难做哦！”他叹口气，无可奈何。

“谁知道你是个什么馅的包子！连张脸都不露出来，搞不好有心理障碍……”言飞雨对他一吐舌头，他索性不说话了。

“月公子殿下，原来您在这里！”几个和侍者差不多打扮的青年跑了过来，纷纷向他行礼，“请问有什么吩咐？”

言飞雨呆住了，她慢慢站起来，一步步向小岛顶峰的神庙方向蹭去：“那个……您忙！披风我洗了再还你！霹雳就拜托了！再见！”她连跑带跳，溜之大吉。

湖面上，第二艘快艇很快就追上了齐寒的船。

齐寒关掉引擎，看着自己船上的绿烟，她身上是比赛的那套裙子没有错，再看看追来的第二艘船上的绿烟，身上却是一套浅灰色的休闲装，带着浓浓的中性味道。而两张脸，一模一样，相同的神采，相同的清秀，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投降地摊了摊手，皱起眉毛，试探地喊了一个名字：“阿落？”

“是我，齐寒老师……”追来的那个绿烟站了起来，指着齐寒身边的绿烟说，“这家伙很厉害啊，竟然反过来冒充了我！”

绿烟冷笑，立刻回了一句：“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她从快艇上站起来，长长的裙子在湖面微风的吹拂下漾漾地飘动着，充满了不找到真相誓不罢休的决心。

“不过，一开始参加比赛，闯关来到这里的可是我啊！”阿落笑嘻嘻地说。

“是吗？”绿烟眼睛亮了一下，她的好胜心被史无前例地激发出来了。她想了想，伸出食指指着阿落宣布，“接下来换我比赛如何？”

“嘿嘿，就这么有自信？”阿落忽然抽出一柄长锅铲朝绿烟的手敲去。

“要试试吗？”绿烟拔出软剑挡开，阿落的另一只手又拿出一个饭勺抄起湖水往绿烟脸上泼去，绿烟没想到还有这一出，结结实实挨了一勺子湖水，紧接着阿落的一个大炒锅又向她砸了过来。

“这两个家伙……”在一旁观战的齐寒双手托着下巴，决定所有的麻烦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有完没完！”绿烟用软剑一点阿落的手腕，突然抢过了她的锅子，满满舀起一锅水还给了她。

“哎呀！”阿落刹时变成了落汤鸡。绿烟纵身跳上阿落的快艇，伸手拎起阿落的衣领把她丢到了齐寒的船上。

“拜拜！”

她发动引擎，风驰电掣地朝小岛开去。

“我们快追！”阿落大声对齐寒说。

“什么时候形势倒过来了？”齐寒苦笑，发动快艇紧紧地追在后面。

山顶上小神庙里，放着一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下面摆了一对很大的圆蒲团。

昆红翼正在翻箱倒柜找传家宝。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点方向都没有！”她都累坏了，一路的打斗，还穿着这么重的衣服，虽然名牌让她的心脏跳动平稳有力，但毕竟已快超出身体的负荷了。

这是一间很小的神庙，供奉的应该是月神历朝历代的当家。可是既没有画像照片牌位之类的纪念品，也没半个人看守照顾。

“不愧是江湖中的名牌老大啊！就是这么看破红尘，云淡风清！”她看着看着又忍不住赞叹起来。

“这个桌子，古董啊！起码两百年！这个香炉，三百年！还有这对苏绣蒲团，嗯嗯，太美了啊……”她爱不释手地一一摸着，想象着自己当上月神妃以后这一切都是应有尽有，几乎忘了传家宝的事情。

忽然，她听到门外有细微的声音。

“谁？”她警觉地回头。

“我。”绿烟走了进来。

“哦，我劝你还是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昆红翼冷笑着说，“传家宝就在这里，我不喜欢有人在这里碍手碍脚！”

“真的？那我就更不想走啦！”绿烟立刻开始动手找了起来，顺便不忘加一句，“我觉得是你比较碍事哦！”

昆红翼“唰”的一鞭就抽了过来。

绿烟一个翻滚躲了过去，顺手就拔出了软剑。鞭子在空中打了一个

弯，又朝她卷过来。绿烟在鞭子卷起的圆圈中自由地翻腾、跳跃，看准一个破绽就刺了出去。

“嗤！”

“啪！”

软剑割破了一个蒲团，而皮鞭打碎了另外一个。

碎掉的绸缎在空中飞舞，蓦然间，两大团厚重的东西弹了出来，朝门外飞了出去。

“砰”！

贴在了一个人的脸上。是言飞雨，她呆了一下，把这两大团东西拿在手里看。

是两件衣服。一件女士长裙，一件男式礼服，看来是一对。

“这是干吗呀？”她正要丢掉，后面突然传来月公子的声音，“那是月神的传家宝！怎么会在你手里！”

已经拿掉面具的月公子和他的长老、手下迅速地跑到她面前，全体齐刷刷地摆出莫名惊愕的表情。

“这就是传家宝？我不知道它自己就飞过来了！”言飞雨扯下贴在脸上的衣服，她才叫惊奇呢！本来想跑到这座神庙里避避风头，谁知道刚到门口，里面是圆是扁都没看清楚，就飞出来两大包衣服堵在她脸上差点害她窒息，接着就听到有人喊这堆东西叫“传家宝”！

“那是我找到的！”昆红翼大声抗议，她可不甘心桂冠会落在言飞雨的头上。

“是吗？好像有一半是我的功劳吧！”绿烟冷冷地纠正，“而且现在它是在言飞雨的手上，和你没有关系！”

“那又如何？”昆红翼正准备发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把传家宝夺过来。

突然，无数的彩炮在天空“啪啪”地炸开，只听见月公子缓缓宣布：“比赛结束！月神妃是言飞雨小姐！”

“什么——这就结束了？不，这是意外！我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我有生之年都不会承认这件事情的！！”昆红翼心碎成一片片，月公子这个金光

闪闪的大名牌就要被言飞雨这个杂牌军给糟蹋了，暴殄天物啊！

但昆红翼的誓言很快就被长老们的泣血长嚎给淹没了：

“终于，又有新的月神妃诞生了！”

“可是，竟然是这家伙……！”

“一直以为会是一位更温柔、更可爱的少女啊……呜呜！”

“呜呜呜呜……”

言飞雨大张着嘴，还没摸清楚状况。

“恭喜你啊，言飞雨！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准新娘了……”月公子走到言飞雨身边，握住她的手，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公式化声音向她道贺，和长老们的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言飞雨已经丧失了一切反应能力。

月公子望向言飞雨的背后，昆红翼拒绝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现实，还在拼命抗议中，只有绿烟倚在门边，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

“阿落，比赛已经结束了，你找到想要的答案了吗？”他走过去问绿烟，语气非常地温柔，一副认识了几百年的样子。

“我不是‘阿落’。”绿烟没有动，她看到月公子的脸色微微一变，接着说道，“真正的‘阿落’——我想是那个冒充我参赛的家伙，大概马上就要来了吧！”

“哦？发生了什么事？”月公子来了兴趣，绿烟狡黠地一笑：“你们一定没有想到，在月神的大本营冒充我的她，会反过来被我冒充吧！”

“的确没有想到。”月公子的嘴边浮起了赞赏的笑容，他还想说什么，一声呼唤打断了他。

“月公子殿下。”

在湖边保护紫竹林的穿冰蓝色长衫的男子和那个与绿烟一模一样的人——阿落，一起走了过来。但与之前不同的是，现在的他脱掉了外衣，平坦的身材，纤细的锁骨，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显示出这是一个充满了中性魅力的少年。

他一直走到绿烟面前，和她面对面地站着。

“追得蛮快嘛！”绿烟笑了笑，打了个响指，说：“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你究竟是谁？”

“我叫落沙凡。”他淡淡地回答，“你的请柬在我这里，是我扣下来了。”

“为什么？”

“我本来一直很平静地生活，但有一天有人给我的监护人送了一包资料，里面是关于你的事情以及一份DNA鉴定样本。”

绿烟的心狂跳起来，难道？……

“月公子和他的老师齐寒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齐寒还是我的监护人的弟弟。他们认为既然有人这么花工夫来调查关于我们的一切，那么我们也不能不采取任何措施。正好，这一届的‘月神妃’比赛就要开始了，你和言飞雨都在名单之中。于是我拿了你的请柬，想看你有什么举动。”

“你怀疑是我给你寄的资料？”绿烟皱了下眉头。

“不，对我来说，是谁寄的都不重要，我只不过是想做一个实验。”落沙凡又露出了他可爱的招牌笑容，“而我唯一想从这个试验里得到的答案，就是你绿烟——是否有资格做我的姐姐！”

绿烟倒抽了一口至少200CC的冷气，简直想把这个外表正常内心变态的家伙吊起来痛扁一顿，方能一谢她在这个月神妃大赛上付出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她用最后的理智收起了软剑，感到自己快要心理扭曲了，阿落的思维方式让她胸闷之极，哪有这样耍姐姐的不孝双胞胎弟弟啊！

“那么，究竟是谁寄的资料呢？”愤慨归愤慨，这件事绿烟还是不放心的，匿名的背后有着太多的可能性。

“不知道，今后会继续去查的。”阿落似乎并不担心亲生姐姐正在努力克制对他行使家法的冲动，轻描淡写地回答，“这些就交给你那个好朋友、新鲜出炉的月神妃吧！不给她点事情做去消耗‘一半的权力’，她会郁闷死的！”

绿烟一愣，接着哈哈大笑：“看来你比我还要了解言飞雨啊！”

忽然，一种奇特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似乎可以有一点明白落沙凡的情感表达方式了。

这时，长老A凑过来咳了两声，用沧桑的声音说：“那个、很感人的姐弟相会啊！不过，那个、差不多也该……”

长老B立刻接上来说：“就是啊，不能忘了那个最重要的仪式啊！”

“仪式？”直到这时，言飞雨才缓过了点神，问，“什么仪式？”

“就是月神妃——也就是言飞雨小姐您穿上我们月神的传家宝，举行结婚仪式啊！”长老C激动地为她解释，“当然，月公子殿下也会和您一起穿这套流传了数百年的珍贵礼服，那上面凝聚着我们每一代月公子和月神妃的祝福啊！”

“你说这块巨型抹布是结婚礼服？”言飞雨突然回复了神志，“结婚礼服”四个字像蜜蜂的尾针一样扎进了她的耳膜，这可是具体牵涉到和少女纯美的幻想息息相关的问题了，一定要仔细观赏一下！

她用力抖开这堆布团，不知有多少年头的古典灰尘争先恐后冲了出来，呛得她打了好几个喷嚏。

在灿烂阳光下，众人的注视中，只见那件女式的长裙上流光溢彩，集合了无穷的时尚元素，从古典到现代，从奢华到简约，应有尽有。

中山领、泡泡袖、正面五个一排大盘扣，后面是系带露背式设计，腰间一只真丝大蝴蝶结，下半身的裙摆是日本十二丹衣，重彩华丽，也许是受了民国改良旗袍的影响，竟然在腿侧开了高叉，整件礼服镶满了珠宝、蕾丝花边和流苏，但因为年代久远，布料已经泛黄，再仔细看，上面还打着一块又一块的补丁……

言飞雨已经快要吐了，转头再看那件男式的，恐怖还要上一层楼。

上身是中式对襟，当然也少不了中山领，袖子是暴走族的皮夹克，加上一块跳街舞的海盗包头巾，后面拖着燕尾，配上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羊腿裤，一把把的珠宝嵌在无数的补丁上……

“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品位啊！”昆红翼一下子又复活了，她扑了上来，抱住结婚礼服，声音兴奋地都哽咽了：“天哪，中国历朝历代所有最新的流行都能在上面看到缩影呢！就算做不成月神妃也好，请让我跟传家宝合影留念吧！”

言飞雨默默地看完了礼服，又默默地把它们放回了神庙。她合掌拜了一拜，走回来对月公子说：“如果一定要穿那个东西的话，我们还是解除婚约吧！”

月公子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长老们已经嚷嚷开了：“这怎么行！这可是每一代的月公子和月神妃结婚的盛装啊！一针针，一线线，都凝聚着他们亲手缝制的真情和付出的心血！这是一定要穿的啊！！”

“不行！我不穿！会被嘲笑到下个世纪的啊！”

“一定一定要穿啊！这是月神传家之宝！……”

天终于黑了。

言美人还在自家的豪华露台上拿着水晶杯靠着沙滩椅，从早上的飞鸟看到晚上的星星。

“到底是什么喜事呢？想不通哎……”



第三回 蝴蝶骨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说的就是练习武艺等技术的人，必须天天像吃饭喝水一样把功夫玩得熟练无比，若有半丝懈怠，那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而我们的江湖好儿女，咳咳，也就是言飞雨和言美人师徒俩，也是一贯按照这个高标准严要求来对待神圣的武术的。

“小雨……小雨……起床啦。”

日上三竿，被子里暖洋洋的像是有一个升了火的壁炉正在房间里提供热量。言飞雨不耐烦地翻了个身，说：“起什么床？星期天哎……”

悦耳的声音仍然相当有耐心地呼唤着：“有客人来了哦，再不起来的话，被窝大神会很生气的！”

“它生什么气？是它的客人你让被子去接待好了……”

言飞雨不理睬声音的诱惑，继续和在她心中更为重要的美梦大神亲密约会。

“嗯，好香，都是肉包子哎……”她发出了欢快的梦呓。

“小雨，你、再、不、起、来、的、话——”一秒钟前还甜美无比的声音瞬间温度降到冰点，只听“啪！”的一声巨响，言飞雨被不明武器一把扫下了小床。

“怎么回事??”

言飞雨挂在一根梅花桩上，睁开基本还没睡醒的眼睛，四面张望，刚才的袭击到底是从哪个异次元过来的？

在这个不到 20 平米的房间里布满了习武用的器械，比如悬在天花板正当中的涂鸦沙袋、大大小小十几种规格的哑铃、整个地板上钉满了木制的梅花桩……而她的床，正确来说应该是吊床才对，就挂在那个巨大的沙袋后面，这样她在还没入睡的时候就可以舒舒服服地靠在上面休息了。

一张美丽却怒气冲冲的脸突然出现在言飞雨的视线里。

“啊！”

她吓了一跳，一下子往身后有三尺左右距离的梅花桩跃去。真是吓死脆弱美少女啊，师傅怎么会大清早就冲到自己房间里来？记忆中，这样的事情十年前就绝迹了。言美人作息时间与普通人正好相反，通常与月亮同起同落。小时候言飞雨以为这是师傅练的功夫比较偏门的缘故，但自从她曾经半夜被紧急叫到酒吧去扛喝醉的师傅回家以后，她终于明白了师傅在练的正是一门叫做“夜夜笙歌”的独家秘籍。

“师傅，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站稳在梅花桩上的言飞雨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师傅，这才发现她非但罕见的没有浑身散发酒味，而且还穿着最心爱的黑色镶金旗袍，手上的大扇子不消说正是刚才把自己掀下床的元凶了，脚下竟然还放着一个大拉杆旅行箱，一副完美的整装待发模样。

“你又要到哪去旅行啊？”

言飞语暂时忘记了之前的袭击，关心起言美人的行踪来。开玩笑，她每次一走都会给自己丢一大堆的麻烦事，这回不能再被她轻易逃走了。

“看你说的，什么旅行啊，呵呵呵！”

言美人拿着扇子掩住口，优雅地笑着，说：“我只不过今天起得早了点，看外面鸟语花香，空气新鲜，所以来叫你起床感受这美丽的早晨，然后顺便到隔壁的菜场去买菜啊！”

“买菜！”

言飞雨瞪着言美人脚下的大旅行箱，实在难以想象这家伙会用这种方

式上菜场。但言美人向来热衷行为艺术，偶尔穿着旗袍拎着箱子去买个菜似乎也不是什么宇宙奇闻。

“那就这样了，你既然醒了就自己到天台去吃早饭吧，都已经准备好了。还有，昨天我说过的那个电影剧组的案子，不要忘记去见一下委托人哦，我走咯！”言美人一口气说完，合起扇子，用羽毛部分对爱徒送个飞吻，拎起大箱子转身从窗户里潇洒地跃了出去。

“就算是千年难得的买菜，也请走正门好不好！”言飞雨叹口气，忽然想起师傅说天台上有早餐，真是要下红雨了，什么时候这个贪图享受的家伙这么贤惠起来了？

“早上好！飞雨，你精神还是这么旺啊！”

阳光明媚的天台上，不知何时摆上了一个长长的餐桌，上面放满了各式精美的食物。长桌的一端坐着一个英俊的青年，正是“月神”的老大——月公子。

“你你你、你来我家干什么！”

言飞雨刚走上天台就险些滑一跤，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她最不想看见的人啊！

“我怎么不能来呢？‘未婚妻’言飞雨小姐！”月公子微微一笑，抿了一口红茶，偏偏就以看言飞雨尴尬为乐。。

“我可没承认啊！你别在那说别人听不懂的事情！对了，这种时候我师傅去买什么菜？你是不是收买我师傅啦？”

言飞雨一连后退了好几步，难怪言美人脑子烧坏会去菜场，压根就是收拾了行李逃走了！一想到师傅今天的离奇举动，已经猜到月公子为什么能这么气定神闲地坐在这骚扰她了。

“你那美丽的师傅啊，现在已经在南太平洋上的豪华游轮里享受美酒佳肴了吧！呵呵！”

果然不出所料，她听到了以上的回答。

“师傅又把我卖了……”言飞雨彻底认清了这个事实。她一秒也不想

待在这里，月公子的早餐当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居心叵测，可是那些美食又这么诱人……

骨气啊骨气！言飞雨迅速在脑海里放映了一遍历代革命烈士们的铮铮铁骨，给自己晓以大义，真的勇士要敢于直面美味的人生……

“飞雨你别紧张啊，难得这样好的天气，为什么不坐下来享受一个惬意的早茶呢？”月公子继续不愠不火地给自己续了一杯红茶，笑咪咪地说，“还是飞雨你觉得两个人不够热闹，想把你的那些好朋友也一起找来？”

开什么玩笑！这句话倒是给了言飞雨一个棒喝，要是被绿烟她们看到月公子在她家天台上摆豪华早茶的阵势的话，那还不把她给嘲笑到无间道去啊！

“这个……突然想起来，我也该去买个菜了……”

言飞雨做恍然大悟状，悄悄从背后抽出棍子敲了一记脚边的一盆仙客来，绿色的叶子突然炸了开来，整个天台一下子布满烟雾。

“咳咳！竟然什么都看不见了……飞雨？你跑哪里去了？……”

天台上回响着月公子焦急的声音。

“去找绿毛龟吧！”

胜利脱逃的言飞雨嘴里咬着刚才顺手捞的一个芝士面包，一边往死党绿烟的武馆跑去。

突然她感到背后一凉：“有杀气！”

一把锋利的鱼叉贴着她的肩膀飞了过去。

“谁大清早这么不讲文明，乱扔工具啊？”她回头一看，顿时倒退了好几步，上次那批在风行学园因为偷吃锦鲤而结下仇恨的美少年——锦鲤爱好者同盟——正杀气腾腾地瞪着她，成包围之势。

“你们干吗？大清早不去上学来这非法捕鱼吗？”今天她得意的武器在手，胆子一下壮了很多。

“捕的就是你！”少年之一怀着怨恨开口。

“对，为了抓你我们不惜在这里安营扎寨！”少年之二指着不远处的一

顶大帐篷大声说。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含韵、依琳、韶涵啊……”少年之三痛心疾首地大喊，“兄弟们，上！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凶手给灭了！”

鱼叉鱼枪鱼网鱼雷各式武器都呼啸着飞了上来。

“什么日子啊！怎么个个都这么血气方刚地来找我？”

言飞雨拔出棍子，一一拨开飞来的各种鱼叉类武器，拔腿就跑，还饿着肚子呢，她可不想和这帮失去理智的家伙打架。

“到这里应该安全了吧！”

关键时刻她的直排轮总是很争气，飞速到了武馆的附近，再往前就算是绿烟的地盘了，好歹一起长大的，没理由不保护她这个青梅竹马吧。

“站住！”

“呼”的一声响，一个东西朝她面前飞来，言飞雨一把抄住，低头一看，竟然是那本厚得像长城砖头的《风行校规》！！

有风行必有校规，有校规就必有……

辛问海！

“今、今天是什么日子……”

言飞雨简直要瘫掉了，怎么一早起来尽碰到最不想看见的人啊！难道是昨晚睡前忘了刷牙所以牙膏大神生气了来诅咒她吗？

“言飞雨同学，根据风行的校规，你在没有背出我们所有的校规之前，是不可以离开学校的！”看上去仍然无比严肃的辛问海向她一步步走了过来，手中拿着那把传说中以威严和铁面闻名的校规戒尺。

“谁理你！”言飞雨朝他吐舌头，说，“你这个会长也太爱记仇了，没背出校规的又不是我一个，你干吗老找我的麻烦呢？”

辛问海没想到她会这么问，但他只是停顿了一下，仍然用那低沉而充满威严的嗓音说：“我今天来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正好你也来绿烟的武馆，省得我再‘专程’去找你。”

“真的吗？会长你还真是为我们日夜操心……”言飞雨做感动状，一秒钟后她就大笑起来，“谁信啊！你是来看何小斋的吧！他现在和绿烟住

在一起哦！哈哈！”她做了个鬼脸，飞速地往武馆的大门跑去。

“你！……”辛问海气得发抖，手一挥，“来啊！”

“属下在！有何吩咐？”学生会的部下们“嗖”地从他背后冒了出来。

“言飞雨目无尊长，记大过！关禁闭三十天！”

“会长，她已经很久没来上学了，您就是为这个来抓她的啊！”手下小心翼翼地提醒。

“没错！再加上逃学！关六十天！……”

“会长，她已经不见了……”

热闹的武馆里，正在热腾腾的开早饭。

“哇，好香好香！”言飞雨冲进来就坐在桌前，抓了一个烧卖塞进嘴里。

“好好吃！是香菇火腿的！”她被美味陶醉了，把桌上的东西先扫荡了遍，才拍了拍肚子，喝了口热茶，满足地呼了口气。

她仔细一看，坐在桌前吃早饭的人还不少，绿烟、韦晴、何小斋，还有……她环视整个房间，怎么少了一个人？

“哟，吃饱了就想找什么啊？”绿烟靠在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用嘲讽的语气说。

“嗯，天天都在的，怎么今天……”言飞雨有点不好意思了，明明每天都在的啊，那个人上哪里去了？

“她一早就去外面了，没有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呢。”温柔的何小斋放下手中的书，及时帮她做出了解答。

“是吗？可是他不是天天在这里做早饭的吗？这些东西，都是他做的味道啊！”言飞雨迷惑了，那熟悉的味道就像他清淡而迷人的气质，还不断回旋在舌尖的味蕾上，不可能还有第二个人能取代。

“你在胡说什么？我家小师妹哪天做过早饭给你这种家伙吃啊？”一向看言飞雨不顺眼的大师兄韦晴发话了。

“啊？小师妹？你在说谁啊？”言飞雨糊涂了。

“小刀啊！你又在说谁？”韦晴吃完最后一个蒸饺，瞪着她，心中认定

这个厚脸皮的家伙大清早就来他家就是故意来蹭饭外加捣乱的。

言飞雨这才发现小刀也不在饭厅，平时这鬼灵精怪的小丫头老是跟她作对，怪不得今天来这吃饭感到罕见的心旷神怡，原来是小刀不在的缘故。

“嗯，你是说小刀啊，咳咳，我、我说的是……”言飞雨脸红了，再怎么讲，认识小刀的时间也比“那个人”长，她可不好意思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自己真正想问的名字说出来。

“各位，还要添点什么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她转过头，一个和绿烟一模一样的少年站在饭厅的门前，穿了一件做料理时专用的围裙，手里端着一个托盘微笑着问大家。

是他！

“哎？飞雨也来了。”

落沙凡——绿烟的双胞胎弟弟，目前和无家可归的何小斋一起都借住在绿烟的武馆里，而雅擅料理的他自然就负责起了众人的伙食问题。他走进来在言飞雨旁边坐下，为自己倒了杯清香四溢的麦茶，问道：“难得这么早就看到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委托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

“嗯，还是阿落知我心哪！”她故作沉稳地笑道，虽然直到一秒钟前还没想到过半点关于委托的事情，“是啊，有个很奇怪的委托呢！”

“你又有什么难缠的问题啦！事先申明，这回可别再把卷进去，我最近很忙的！”

绿烟立刻发话了，她举起右手做发誓状：“每次都被你的傻委托弄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号，这回我可哪边凉快哪儿呆着啊！”

“也算我一个！”韦晴紧跟着摆明立场，恨不能握起拳头来宣誓，“况且这次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忙！”

“哼！你不就忙着拐骗无知少年来这练功嘛！”言飞雨一如既往地气韦晴。

“言飞雨！你这家伙是不是想找我打架啊！”自诩不动如岳的韦晴，每回一碰到她，头上就要冒青烟。

“你们俩到底都接了什么委托啊？”落沙凡微笑着抿了一口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眼前气氛的剑拔弩张。

两人互相瞪着。

“算了，还是言飞雨你先说吧。”

本来一直在旁边看书的何小斋将书合了起来，反正这两家伙一闹就什么也看不成了。

“是这样的，”言飞雨把她昨天从师傅那接到的委托告诉大家，“有人委托我们去一个剧组保护他们的男主角，据说有威胁信寄来说要这个主角辞演，否则就杀死他！”

“哪个剧组？”正在“乘凉”的绿烟忽然感兴趣了。

言飞雨得意地说道：“怎么又想知道了？你不是很忙吗？‘只不过’是一部区区投资三亿多元的武打戏啦，叫个什么《蝴蝶骨》的”。

“啊！”韦晴轻轻拍了下桌子，“和我们的委托人一样！”

“一样？”言飞雨吃了一惊，是哪个不长眼的敢重复委托两家人？

“哦，那是怎么回事呢？”

落沙凡继续呷着他亲手调理的香茶，慢悠悠地问道。

“哎，树大就招风嘛！”绿烟做出无奈的样子，说，“这部戏的导演想拍个武功大片，正好他的朋友的表哥的小姑的三舅舅的二大爷的四侄女认识我们馆里的一个徒弟，听说了我们武馆的无敌英名，就聘我和韦晴去做他的武术指导了啊！”

绿烟一口气说完，打量了一下目瞪口呆的言飞雨，双手一摊，漂亮的大眼睛放出不怀好意的光芒，呵呵笑着，说道：“既然这是命运的安排，那就请多指教了哦！保镖同事！”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用铃铛系着两个弯弯的辫子，骑在她的小兔车上在马路边开心地逛着。

“瞧这小姑娘，好可爱啊！”

“真想带回家里去呢！”

“讨厌，你可不要犯罪哦！”

“呵呵！……”

看到她像个小公主般惹人爱的样子，行人都忍不住悄悄地议论着。

“哎，好累，快点回家吧！”她觉得有些无聊了，掉转车头，准备打道回府，“落沙凡做的甜点还在等着我呢！”

这时，一团阴影笼住了她。

她抬起头，上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小妹妹，有兴趣跟我去一个地方吗？很好玩哦！”

盛夏的阳光洒在一栋辉煌的古典建筑物前，照耀得这片远在市郊的连绵美景，如同一座远古传下来的王宫，气势磅礴，却又充满了神秘。

言飞雨仰头看着这个为拍摄《蝴蝶骨》而特意搭建出来的影视基地，呆呆地看了很长时间。这就是国际著名导演的大手笔吗？难怪师傅一听是这个剧组的委托就乐得要跳扇子舞，就冲这个影棚的规模，他们开出来的酬金一定相当可观哪。

言飞雨吸了口气，摸了摸隐藏在左右两个手肘背后的一对木制短棍，心爱的武器在手，总是能带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心与傲气。她一边走进影视基地，一边暗自提醒自己，这回结束任务以后不能再心软了，得赶在败家子师傅去胡乱挥霍委托金前把家里要添置的东西全部买齐，否则晚一步都会成千古恨啊！

一层又一层的宫殿，身着铠甲的演员们在广场上匆忙地跑来跑去，一群工作人员正围在一条水势急劲的河流旁边，比划着怎么让上游一个汉白玉搭建的水闸在规定的时间内爆破……言飞雨一路走过来，啧啧称奇，到底什么故事啊？要这么夸张的布景？

不知过了多久，言飞雨终于找到了一栋看起来不像是布景的正常平房。从正当中的门洞走进去，眼前一下黑了很多。她定了定神，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老式的房子，穿过一条长而幽暗的走廊，两边是一个个独立的

房间。

按照委托人事先交待的，她在一间挂着“导演室”的房间前停了下来，然后伸手敲了敲门。

“谁？”

一个听上去有点尖刻的中年男子的声音，立刻从里面传出来。

这个嗓子就没给言飞雨留下好印象，她很快答道：“端木导演在吗？我是你们剧组请的保镖，言飞雨。”

一阵脚步声，门被打开了。一个戴墨镜的矮个中年胖大叔站在她的面前，用目光将她上下一扫，立刻就疑惑地说：“鄙人就是端木，也的确有委托一位言小姐，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是一个那样的……”

他没有继续用语言描述，而是用手在虚无的空气中比划了几下，看上去是个葫芦状的双曲线，然后他瞟着面前这位梳着马尾辫，脚上踩着直排轮的言飞雨，用双手直直地向下一划，做出一个竖立的平行线的形状，说：“……我不记得是你这样的呀！”

“嘭！”

下一秒钟，这位大叔的胖脸就被打成了一张多边形。

“……所以呢，你说的那位‘那样的’言小姐，因为正在美丽南太平洋上快乐地度假，现在就由我这位‘这样的’言小姐来为你们这部电影做主角的专属保镖，你明白了吗？”言飞雨活动着手腕骨，很耐心地向胖大叔传道解惑。

“明白了！”

墨镜胖大叔慌忙点头，他抹了把额上的汗，拿出一叠厚厚的合约书，递给这位随时会喷火的女霸王龙。

言飞雨随意翻了几页，一目十行地扫完了内容，然后直接跳到了最后一页，果不其然，上面早已签下了言美人那可以媲美梵文的花式大名。她叹了口气，心想该死的师傅又随便在合约书上签字了！这个超级拜金兼败家的不良师傅，只顾自己享受，哪管别人死活？

端木胖大叔指着合约书，对正跷着二郎腿的言飞雨说：“工作范围都

已经写在上面了，你师傅也已经签了字，所以在电影拍摄期间，你必须全程保护第一男主角梁宵的生命安全，特别是他的脸——！”

说到这里，端木大叔猛然在言飞雨面前一拍桌子：“不能、绝对、完全、不允许有半点损伤！”

“你是说脸吗？为什么？”言飞雨一挑眉毛，好奇地问，“是不是这男的长得超级难看，所以被当成罕见的特型演员来用啊？”

“胡说，你到底有没有常识？！告诉你，投资方之所以请他就是因为他是现在最红最帅最有号召力的超级男偶像！你一定要记住重点保护他的脸，否则我们一毛钱也不会付的！”

墨镜胖大叔越说越激动，攥着合同的手青筋暴起，胸口的扣子几乎要喷射出来。

言飞雨愕然地看着他，五秒钟后挥了挥手，说：“大叔，我知道啦，你别说着说着就自燃啦！那么我问你，保护工作从哪天开始？那个梁宵人现在在哪里啊？”

“就从今天开始！”胖大叔累得直喘气，他解开衣领，瞄了眼门口，说，“至于现在梁宵他人么……”

“我在这里。”

一个柔和的男孩声音从言飞雨的背后响起。

言飞雨猛地回头，一个瘦削而漂亮的少年斜倚在门口，很随意地穿了一件浅色的衬衫，对她扬了扬秀气的眉毛，说：“你就是导演请来的保镖？”

言飞雨瞪大了圆圆的眼睛，不可置信，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竟然没有感受到一点气息！

“你一定是在想我是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吧？”梁宵微微一笑，朝她走过来，站在端木导演的旁边，轻轻地靠在了一张复古的八仙桌的边沿上。

他继续用很温和的声音说：“在你讲‘罕见的特型演员’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了哦！”

“是吗？我不知道明星的脚步声都是这么这么轻的！”言飞雨冷冷地回答，她悄悄放松了藏在肘后的木棍，刚才她的本能险些一触即发。

之前有一瞬间，她真的紧张了。

能走路轻到连她都发现不了的地步的话，他的功力究竟有多深？

“呵，抱歉，我没有要吓到你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在和导演谈事情，不想打扰你们罢了！”梁宵一笑，轻描淡写地回答。

言飞雨抱起胳膊，用看一只活恐龙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梁宵。的确，这是个美不胜收的男孩，他绝对有资本去迷倒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美型、浪漫、恋爱”等关键词语充满幻想的女性观众。但此刻言飞雨的脑海中冒出了无数个疑惑的泡泡，如果他真的身怀武艺，而且功夫还很不错的话，那又何必再特意去请一个陌生的江湖女孩子做保镖呢？

还真是个让人看不懂的超级偶像啊……

来不及更多地思索这其中的奥妙，一位片场助理敲门进来提醒梁宵试妆的时间到了。

“知道了，马上去。”梁宵随口答应了一声，他对端木和言飞雨打了个招呼，说，“我去化妆间了，有什么事到那里找我。”

他从言飞雨的身边经过时，不小心被地板上凌乱分布的电线绊了一下，言飞雨忍不住伸手将他扶住。

身体比她想象中要沉重，完全没有刚才无声无息出现在她身旁时，那种练武人特有的轻盈。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绣花枕头，刚才仅仅是巧合吗？

言飞雨的心中升起了无数的问号，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自己已经被梁宵一把推了出去。

“你这个女人干吗碰我啊？别以为你是个什么保镖就可以吃我的可爱豆腐哦！”

梁宵一下子跳到门外，将全身从头顶心第一根秀发起一直整理到脚底涌泉穴，然后再拿出一面水晶质地的小镜子仔仔细细把自己审视了一遍，才说：“幸好没有损伤我的美貌，否则你有几辈子也不够做牛马来赔的！好了，我要去化妆了，不要有事没事都来骚扰我！拜拜！”

最后两个字的声音已经随着他的人影消失在了好几米外。

“什么！这算哪一国的神经病！”

言飞雨气得要追出去把他扁一顿，看来要暗杀他的八成就是某个被他气疯的受害者吧。好不容易压制住了自己的兽性，她一把揪起端木导演的衣领，说：“这部电影到底要拍多少时间？如果这家伙一直是这种变态脾气的话，我可要罢工了啊！”

“那你只会面对巨额的赔偿，言小姐。”端木导演不理睬言飞雨的要挟，把合同递到她的鼻子底下，翻开其中一页念道，“如果被委托人出于私人原因解除和约，将对委托人赔偿三倍酬金！”

“你这人是八国联军投胎的啊，怎么尽写这种不平等条约？”言飞雨恨不能当场撕毁合同，但合同上言美人那铁划银钩的签名正在她眼前熠熠生辉，比皇帝的圣旨还重，她只能慢慢松开导演的衣领，决定暂且忍下这口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委托结束以后再找机会修理那个变态明星也不迟。

“场景第 46—A 2，各就各位，ACTION！”

一名助理报出镜头的序号，随即摄影机被推上了最佳的位置，吊着威亚的男主角正从悬挂的半空，如车轱辘般连翻几个跟头，飘到另一位女性角色的面前，拔出宝剑，大喊：“妖女！你休想盗走绝世秘籍！……”

“卡！”

一切场景瞬间静止，胖大叔导演猛地站了起来，握着话筒的手又开始争先恐后地暴青筋。

只听他愤怒地大喊：“谁叫的‘卡’？”

现场一片安静。

胖大叔的火辣目光从所有人员的身上一个个扫过去，每个人都慌忙举起手，恨不能剖出心来以示清白。

“是我。”

言飞雨嚼着口香糖，漫不经心地说。

“你睡昏头啊！你喊什么‘卡’！”火山爆发的胖大叔一把将话筒朝言飞雨扔了过去。

言飞雨轻轻一跳，避了过去，然后弯腰捡起话筒对准他的耳朵，深吸一口气，大声说：“你知不知道刚才的危险系数有多高啊？跟你们说了多少遍，这种特技要由我先检查过，等确定安全以后才能正式开拍！”她拿眼向半空一斜，用更大的声音对那个尚悬挂着的男主角说，“还有梁宵你！为什么不穿护具？万一摔下来受伤的话你的医药费就得从我的委托金里扣啦！”

“护具？和我有关系吗？”梁宵得意扬扬地在空中冲言飞雨做了个鬼脸，顺便向后一捋早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接起来的长发，摆出一个最帅的角度，说，“谁要穿着护具拍戏啊？那只会破坏我倾城倾国的主角形象哦！那时候你又要怎么赔偿我呢？”

“赔你个头啊！”

言飞雨此刻非常想扔把飞刀过去割断钢丝，梁宵的性格怎么就这么扭曲了？真怀念第一次见面时，那个又认真又优雅像个贵族学校的三好学生的他啊，但自从被电线绊了一下以后，突然变得骄傲自恋，轻佻得没一点分量。照这样下去他根本不用吊钢丝，完全可以凭那涨得要爆棚的自信心平地飞升完成一切特技。

“伤脑筋，既然我的雇主这么任性，那就只好修改特技咯！”窝了一肚子火的言飞雨双手叉腰站在胖大叔导演面前，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把负责武术特技的人叫来，让他们重新设计更安全的动作！”

还没等胖大叔有所回应，一个冰冷的声音已经传入了言飞雨的耳朵：“不必了，我们就在这里！”

怎么这天尽是碰见神出鬼没的人？而且这个从喉管深处透出对她的厌恶的声音听起来好熟悉啊……

“韦晴！”

言飞雨一个转身，立刻就看到了这位有间武馆的代理馆长，绿烟和小刀的大师兄，和她有着莫名其妙的宿世冤仇怎么瞧对方怎么不顺眼的高大少年。

“喂，别妨碍我认真严肃的工作，你没事可干啦，跑到这来干吗？”言

飞雨朝后指了指，向他展示自己的繁忙现场。

“你的记性好像很不好的样子，昨天吃早饭的时候不是刚说过，我和绿烟接了这个剧组的特技指导吗？”韦晴的脸上浮起了嘲讽的笑容。

常年在武馆里穿着练功服训练弟子的他，今天很难得地穿了一件纯黑的无袖T恤，强壮而匀称的身材一览无余。虽然是便服装扮，但那根黝黑的铁教棒却仍然带在了身边。

言飞雨一愣，歪着脑袋想了想，终于有了线索：“原来是那个香菇烧卖的时候啊……”

“什么香菇烧卖？”韦晴皱起了眉头，这个不按牌理出招的怪丫头，她的鬼心思从来没人能搞懂过。

“对了，刚才好像听你说到绿烟，她人呢？”言飞雨没看到绿烟的踪影。

韦晴将双手一摊，冷冷地说：“她出去准备下一个场景要用的特技道具了，可没你那么轻闲，能在这里帮导演喊‘卡’！”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比平时更讨厌啊！”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言飞雨，此刻她的杀气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右手轻轻一抖，木棍悄无声息地滑到了她的掌心。

“嘿，咱俩有时候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呢……！”

韦晴露出了在武馆里教训不肖弟子时特有的可怕笑容，周围的“气”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汹涌流动，一触即发。

“你们两个！这里是片场不是战场，别再妨碍拍戏了好不好！人家的档期可是很珍贵的！”

被遗忘很久的梁宵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钢丝上解了下来。他站到两人的中间，双臂张开分别朝两人的方向一伸，摆出一个最玉树临风的调解POSE，低下一个九十度的头，又瞬间抬起，说：“噢，都给我出去！”

“去”的声音还未落下，言飞雨的木棍已经出手，闪电一般贴着梁宵的咽喉向韦晴刺出，击向他的胸口，而韦晴的铁棒亦在同时发动了攻击，由梁宵的脑后直冲言飞雨的正面，雷霆万钧地打来！

言飞雨的木棍比韦晴的铁棒要短上一半，虽然出手在前但韦晴却后发先至，铁棍的攻击霎那间便冲到了面前！危急之中，言飞雨一滑脚下的直排轮，身体陡然间像失去了平衡似的倒了下去，刚好避过铁棒的锋头。

借着这一滑，她已经顺势带着木棍刺到了韦晴胸前，韦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转身向后一跃，险险躲开，两个人就在电光火石间隔着梁宵交换了位置。三个人都一动不动，而言飞雨和韦晴手中的武器仍然毫不犹豫地指向对方要害。

两人霎那间又陷入了僵局。

一切行云流水，化为定格。

“真是反了你们了，还敢在这里真的动手！言飞雨你是我的保镖竟然置我的生死于不顾！我要炒你的鱿鱼！救命啊……！！”

玉树临风的梁宵再度被困在斗殴现场，棍棒过招时带起的烈风刮得他浑身疼痛，几乎晕倒。

言飞雨和韦晴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在等待更好的出手时机，或者对方的破绽。

谁，会先动？……

“好！卡——！”

一声兴奋的叫喊打断了两人的对决。

言飞雨和韦晴同时朝发声的源头望去，只见胖大叔导演站在摄影机前，激动得满脸通红，挥舞着拳头嚎叫：“太完美的镜头了！比《英雄》还《英雄》！比《七剑》还《七剑》！！谁有酒？我要喝酒！……不，我不喝酒，我要去休息室大哭一场，谁也别来拦我！……”

情绪失控的导演跌跌撞撞，掩面啜泣着，独自消失在了后台。

被抛弃在片场的众人面面相觑，不明白导演大人究竟被怎样一个妙不可言的互殴动作触动了心怀，要这样极致地去发泄。

夜色如洗，有间武馆。

“所以，后来导演感动得再也没有从休息室里出来，戏也没有再拍下去，男主角也受惊过度在饭店调养，就因为你们两个弱智打了个比《英雄》还《英雄》、比《七剑》还《七剑》的一架？”

绿烟用冰冷的语气向面前这两个片场停拍事件的肇事者发问，眼中射出熔岩般的火焰。

言飞雨和韦晴自知理亏，不敢和她的眼神对视。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全都失去这个委托了！”

绿烟恨不能让他们一人拿一张《英雄》和《七剑》的碟片去自刎，在工作的时候私自械斗，亏这两个白痴想得出来！

“你们自己说，怎么办？”

绿烟叹了口气，一个是自己的死党，一个是自己的师兄，怎么就成了八百年的冤家呢？恨恨地喝下一大口茶，说：“本来今天小刀没有回武馆我已经够着急了，现在你们还来给我唱这么一出！”

言飞雨努力思索了一会，献上了妙计：“我们明天去找导演吧，让韦晴这个罪魁祸首好好向人家道歉，请求原谅！”

“你说谁是罪魁祸首？”韦晴大怒，顺手又抄起铁教棒，如同他平时教训弟子时那样，朝言飞雨的鼻梁正中充满威力的一指。

“嘿嘿，怕你不成……”言飞雨不甘示弱，双肘后的一对木棍均已蓄势待发。

“好了，你们两个！还嫌不够添乱啊！”

绿烟这下彻底发火了，在眼皮子底下也敢这么嚣张，可想而知今天在片场他们是怎么野蛮械斗逼傻导演的了。

她闭上眼睛沉默了数秒，当双目再睁开时已经充满炯炯的气势。她左腕轻微一动，一柄几乎透明的软剑“嗖”地弹出锋芒，剑头瞬间抵住了韦晴的咽喉，言飞雨刚要欢呼一下表示大快人心，突然胸前一紧，衣领已经被绿烟揪在了手中，心口要害自然也落入了绿烟的掌握。

这一出手以一打二，出奇制胜。

绿烟的目光在左右两个俘虏身上转了转，用不容置疑的女王语气下达最后通牒：“言飞雨、韦晴你们两个家伙明天一起跟我去找导演赔罪！听

见了没有？”

“听见了！”

俘虏们都奉上了无比乖巧的笑容，以表忠心。

第二天一大清早，言飞雨和韦晴就在绿烟的押送下再次来到了那个辉煌的影视基地，直奔导演的休息室。

站在门口，绿烟抬手正要敲，忽然端木导演那熟悉的沙哑声音从里面穿了出来。

“真的没有问题吗？”他似乎在对某人发问。

对方沉默了一下，开口回答：“我可以的，请相信我。”

“但是……”端木胖大叔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担忧，“我觉得还是太危险了，我仍然建议你使用替身。”

“替身演员是可以完成动作，但对于‘蝴蝶骨’来说他又能做到哪一步呢？那个舞蹈对这部电影实在太重要了，还是我亲自上吧。”

“但这次对你发出警告的人来头实在太太大，万一你有个闪失，我怎么向你大哥交待？”端木大叔仍然忧心忡忡。

“呵呵，你放心吧，我如果会顾忌大哥的想法的话，一开始就找他来保护我不就好了？”梁宵爽朗地笑了起来，仿佛一切都只不过是个轻松的小游戏。

在门口的言飞雨三人有点尴尬，无意中成了偷听的共犯。不过和胖大叔对话的应该是梁宵，但他啥时候变得这么沉稳有担当了？他们所商谈的“来头”和那个大哥又指的是什么人？

言飞雨忽而发现这次的事件背后，似乎还会有着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内情。

“可是梁……”胖大叔正要说话，突然住口，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我们被发现了哎……”绿烟和言飞雨相视苦笑，果然，房间门一下子被人从里面拉开，胖大叔沉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你们怎么来了？”他发现站在门外的是言飞雨他们三个，颇为吃惊。

绿烟踢了言飞雨一脚，言飞雨立刻摆出了胜过200瓦灯泡的灿烂笑容，对胖大叔说：“导演大人，我们是来赔罪的！”

“赔罪？”胖大叔重复了一遍。

“是啊，昨天都是我们太乱来了，希望你和梁宵不要介意！”同样被绿烟踹了一脚的韦晴阴沉着脸，极端不甘心地接上来补充。

“啊，你们是说昨天啊！”

胖大叔的脸上涌起了一阵的潮红，疑似是即将再度激动的前奏。他美滋滋地笑着，气壮山河地拍了拍言飞雨和韦晴的肩膀，说：“你们昨天做得很好！我会把那组抓拍到的镜头剪辑出来放到电影里去的，片酬另外加到你们的委托金里。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多提供一些像昨天那样的武打场面，充满了人体艺术和暴力美学啊！它们给我的电影带来了全新的元素，灵感简直多得冒泡啊！哇哈哈哈哈哈哈！”

言飞雨呆了一下，随即心花怒放，她一把握住了胖大叔的手，诚恳万分地说：“导演大人，像昨天那种‘人体艺术和暴力美学’是我最擅长的东西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随时提供哦！”

“那就都拜托你了！言小姐！”

“全包在我身上！导演大人！”

两个人的眼中都闪出了晶莹的泪光。

“什么时候情况倒过来了？”

绿烟敲了敲脑袋，无法理解这位导演的审美情趣究竟何在。

“哎呀，有我这么帅的主角在，还要什么灵感啊！我都大人不记小人过了，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还真是对自己太没自信了！”

一直待在房间里面的梁宵，用手指梳理着头发，如同一只得意的小狐狸，从怀中拿出一面珠光宝气的小镜子，认真地照了起来。他的表情和说话的方式又恢复了之前的轻浮和张狂，言飞雨听了反而觉得更加习惯。之前在房间里和导演讨论替身问题的梁宵，他的声音太过沉稳冷静，让她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危险和抗拒。

不管怎样，委托没有取消，导演和明星也没有生气，总算皆大欢喜，明日开工依旧。

“吸气……呼气……放松，完全放松……想象自己是一枝在水中含苞待放的水仙……好，我们重来一遍！”

在影视基地里面一个豪华的练功房里，美丽的瑜伽老师正耐心地教着《蝴蝶骨》剧组里的演员做瑜伽操。

这是一部场面宏大的武打戏，需要大量让人眼花缭乱的武打动作，这时候，就必须请专业的老师来给武戏比较多的角色做强化形体训练，才能完成数量更多、难度更强的场面。

“这样集体把身子扭成麻花真的有用吗？”言飞雨咬着一根冰棍，坐在练功房的一角看演员们发愤图强，表示深深的怀疑。

“也许吧，至少那堆女孩子在追心爱的梁宵的时候，可以更加身轻如燕一击必中啊！”同样坐在角落里吃冰棍的绿烟一本正经地回答。

“也是哦……”言飞雨无奈地看了看练功房里的女影迷，个个赤胆忠心，全是冲着梁宵而去的。

不知出于什么诡异的商业动机，拍摄期间非但影视基地允许外人参观，就连剧中相当一部分的群众演员也是由梁宵的影迷俱乐部里的女孩子来担任的。这个开放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影棚里天天人满为患，无数女孩彻夜蹲守在片场里，只为了能更接近偶像一点。

现在剧组新开了训练课，梁宵作为主角也不例外，他在剧中有一场重头戏，是跳一个名为“蝴蝶骨”的舞蹈，结合了武与舞的双重特质，难度极高，必须在这里接受强化的武术指导，老师自然是绿烟和韦晴了。

听说偶像要来上课，一瞬间这个练功房里开的所有课程都被一报而空，而大部分女孩都选了和武术课连在一起的瑜伽，既能保证和偶像在一起，又能顺便一展自己的妩媚妖娆，万一和梁宵擦出了爱的火花，那简直就是天降奇缘啊！

“说真的这里好无聊哦！”言飞雨伸了一个大懒腰，对绿烟说，“都三天了，哪有人来袭击这只性格莫名其妙的梁孔雀啊？我怀疑根本这就是剧组为了造新闻编出来的！”

“你管他真的还是假的，记得保护好你那个偶像大人最重要的脸蛋不

就行了？”绿烟被言飞雨给梁宵起的外号逗得乐不可支，她拿起地上一个哑铃，慢条斯理地做着手臂运动，说，“那可是你的委托人最珍贵的一个资源股了，万一被哪个热情粉丝不小心用指甲划一下，你所有的酬金就泡汤啦！”

“没错，等下梁宵就要来上课了，这个房间又要上演八级地震了！”

这段时间言飞雨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少女偶像作为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力。她吃完了最后一口冰棍，咬着小木棒，抬头看了看墙上钟。

下午两点整。

“来了……”她在心里默数，“5、4、3、2、1……”

脚步声，尖叫声，一阵阵嘈杂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渐渐由远及近。房间里的女孩子明显精神开始亢奋，动作开始激进，一个个拼命下腰踢腿空中大跳跃，哪里是在做舒缓的瑜伽，简直是跳一场疯狂的芭蕾。

“砰”的一声，练功房的玻璃门被打开了，梁宵被一大群人簇拥着走了进来。

“下课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见！”

梁宵刚一进门，瑜伽老师就连忙宣布下课，一秒钟也不停留地走了。

“滑头！”言飞雨哼了一声，知道瑜伽老师根本不愿留在即将混乱不堪的现场。就连本来也要在这上课的韦晴，也在教了一次以后就落荒而逃，把剩下的课程全丢给了绿烟。事实上，言飞雨更不想呆在这里，但接下来的武术课是梁宵的必修项目，粉丝们会像发现新花圃的蜜蜂群一样将他包围，为了不出任何意外，她只能一边头皮发麻一边将保镖事业进行到底。

“各位，开始上课了，请安静！”绿烟站了起来，对着人群方向拍拍手。

但她的声音一瞬间就被女孩们的尖叫淹没了。

“梁宵！看这里看这里！”

“请跟我们拍张合影好吗？我们会把照片存在瑞士银行的保险柜里的！”

“能抱你一下吗？我是从很远的地方——西藏来的啊！”

“那算什么！我是从南极来的！”

“大白痴！那有我远吗？人家可是从土卫二来的啊——”

.....

“呵呵呵，你们的热情我都知道啦，我的经纪人会一一安排你们所有的要求的！”

梁宵被众星捧月地拱在狂热的女孩子们当中，恬然享受着偶像的殊荣。

“安静一点！上课啦——”

绿烟大吼了一声，终于把人群的吸引力给转了过来。

“好凶哦！会武功的女孩子真是一点女人味也没有！”

“梁宵你不要怕，我们都会陪着你的哦！”

“我们等下去跟导演讲，赶快把这个凶巴巴的女人给换掉吧！”

“阿言你过来一下……”绿烟朝言飞雨勾了勾指头，咬牙切齿地说，“我出你三倍酬金，给我去把这个委托对象灭了吧！”

“冷静，冷静！”言飞雨努力地抑制住脸上的笑容，做严肃状，“好歹我也是业界专业人士啊，怎么能干这种背叛委托人的事情呢！”

“少来！”绿烟嗤之以鼻，说，“要是换了何小斋在这，你还不第一个跳上去和这些花痴拼命啊！”

言飞雨愣了一下，嘿嘿地笑了，说：“绿毛龟啊，有时候你还真了解我呢！不光是何小斋哦，如果是你弟弟落沙凡来的话，只怕这群花痴就要阵前倒戈了吧！”

绿烟点了点头，摆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模样，说：“那咱们身边能让她们倒戈的就多了去了！比如你这个准未婚夫月公子……”

来不及对那个恶心的“准未婚夫”前缀提出最严正的外交抗议，言飞雨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了想象这些帅哥出现时的情况，她喃喃地补充一句：“还有齐寒……”

“就是啊，外面的世界多丰富，这些女人何苦吊死在一棵树上呢！”绿烟由衷地感慨，“瞧咱俩多镇静，早已参透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管他是梁宵还是元宵，全都一视同仁！”

“没办法，原谅她们这帮从南极和土卫二这种蛮荒地带来的土人吧！”

言飞雨和绿烟对视了一眼，发出了外人难以理解的超脱大笑。

正说着，一个人影匆匆跑进了练功房，原来是那个漂亮的瑜珈女老师。她冲梁宵抱歉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说：“真是糊涂，我竟然忘了带走教学用的音乐CD了！”

“这女人是故意的吧！”一个粉丝重重哼了一声，说，“假装忘记了东西好回来再看我们梁宵一眼！”

瑜珈老师红了脸，赶紧蹲下来，打开放映机的盖子，把一张CD光盘从里面拿了出来。

“很抱歉，打扰你们上课了！”她捋了一下耳边垂下的一缕长长的鬓发，红着脸从言飞雨和绿烟的边上低头走了过去。

经过梁宵身边的时候，忽然一个趔趄，“哎呀！”她掩口惊呼，往梁宵的身上倒了下去。

“喂！你想干吗？！”粉丝们尖叫了起来，这女人竟然用八百年前就被淘汰的招数去吃梁宵的豆腐！

眼看着老师往自己身上倒过来，梁宵本能地去扶，正当他的手即将碰到瑜珈老师的肩膀的时候，突然，她眼中寒光一闪，右手指尖夹着CD朝梁宵的咽喉划去！

如果不是她眼中的杀气和手中的凶器暴露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的话，只看她和梁宵动作的定格，仿佛是一个完美的探戈结束POSE，极为香艳动人。

但此刻光盘锋利如刀，女人出手如电！

“不好！”

言飞雨一个箭步向她冲过去，肘棍同时已经滑入掌中，她伸出棍尖去点那女人的太阳穴，这是人类身体最大要害之一，那女杀手如果不想被击成重伤，必定得放弃梁宵的咽喉，先躲开这一击再说。

女人的唇边浮起一丝极浅的冷笑，手中的CD仍然划向梁宵的喉管，毫无保护自己的意思！

言飞雨没想到这杀手竟然视死如归，只能临时收回招式，大喊了一声：“绿烟！”

死党心领神会，一下子冲到梁宵和女杀手的中间，左腿笔直踢向她控制CD的右腕，同时右手绕到梁宵的颈后，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用力向下拽，抢先将CD的目标——梁宵的颈部带离最危险的凶器攻击范围。

一击之下，绿烟的左脚尖准确地踢中女杀手的右腕，CD顿时无法拿住，从她手中飞向了半空。女杀手立刻跳了起来，去接即将落下的光盘。这时候绿烟的右手还抓着梁宵的衣领，使的是一股向下的力道，无法阻止武器回到它主人的掌控。

“阿言！”

这下换绿烟把接力棒丢回言飞雨的手上。

言飞雨闪电一样蹲下，左手的肘棍一棒横扫女杀手正在跃起的膝盖，右手将另外一根木棍朝空中的CD扔了过去。飞起的肘棍比杀手更早一步碰到光盘，“啪”的一声，棍尖正好套进光盘中心的圆洞，凌厉的劲道带着光盘绕着棍身飞速地旋转着，一齐落回了言飞雨的手中。

“啊！”

女杀手被言飞雨的一棍扫中膝盖弯，她只能顺势一个后空翻避过。刚站起来，绿烟的软剑已经出鞘，冰冷的锋刃微微颤动，抵在她的下颌凹处。

一片寂静。

“你们……是在排练电影里的武打镜头吗？”

直到一场生死相决的战斗结束，在场的女孩子们中才有人怯生生地提问。其实刚才的打斗只是一瞬间，但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呼吸几近停止，仿佛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算是吧！”言飞雨随口回答了一句，然后问那个女杀手，“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杀梁宵？”

那女人一脸的大义凛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假如再披条围巾就可以直接去演江姐了，完全是一副进了渣滓洞随时准备就义的模样。

“算了别问了，你还不如报警呢。”绿烟冲言飞雨挤了挤眼睛，说，“委托金里可没包括有负责审讯这一条哦！”

“也是，那就交给警察叔叔吧。”言飞雨一边找电话，一边继续旋转着穿在棍子上的光盘玩。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梁宵忽然慢悠悠地开口，听他那轻松的语气仿佛整件事情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好像是有什么声音哎……像闹钟一样的……”粉丝甲竖起耳朵，提醒大家。

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果然有一个声音在持续地响着。

“滴答滴答滴答……”

所有的视线跟着声音集中在了言飞雨的身上，更确切地说，是正在她手中木棍上滴溜溜旋转的那片CD。

“难道？……不会吧……”绿烟盯着CD聚精会神地看，突然她像被一根针刺了一下跳了起来，对言飞雨大声说，“阿言！快把CD扔掉！那是炸弹！”

“哎？”言飞雨一愣，把目光转移到光盘上，可疑的声音就是从这上面传来的。

“你说这是炸弹？别瞎想了，刚刚还用这个放过音乐的啊！”言飞雨哈哈大笑，一把将CD从木棍上拿了下来，一直捅到绿烟的鼻子下面，说，“喏！你瞧你瞧！它哪里像炸弹了，不要随便冤枉这张平凡又纯洁的CD嘛！”

她还没说完，绿烟已经原地向后平移了少说有20米远。粉丝们愕然看着她俩的举动，周围变得安静异常，只剩下越来越快的滴答声音。

梁宵特别无辜地环视了一圈众人，慢吞吞地开口：“我说大家……快趴下吧！”

“轰——！”

爆炸就这么发生了。

练功房一刹那就被夷为平地，尘烟漫天飞舞，韦晴第一时间冲了过来，在废墟里焦急万分地寻找着，一边喊着：“绿烟！你听到我的声音吗？你在哪里？”

身后传来一阵响动，他猛然回头，一脸欣喜：“绿……！”

“是我啦！”言飞雨揉着被碎砖头砸疼的脑袋，看清楚是韦晴后，她接着说：“你来找我们吗？我没事……”

但韦晴立刻就笔直地从她面前走了过去。

“绿烟！”他飞快地把言飞雨身后的一个人扶了起来，关心地问着，“你怎么样？受伤了没？”

绿烟拍了拍身上的灰，微微一笑，说：“我没事，你赶快帮忙检查一下有没有别人受伤吧，刚才有不少女孩子在这里啊。”

“没事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就去查看，你先休息吧！”韦晴温柔地把绿烟扶到墙边坐下，又仔细地叮嘱了一番，才转身去搜索现场，再次直挺挺地从言飞雨的身边走了过去。

“混蛋！我没欠你吧！”言飞雨咬牙切齿，用肘棍当拐杖颤巍巍站了起来，其中一只手上还拽着梁宵，不过这个漂亮男孩已经昏过去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爆炸？梁宵！梁宵！你没事吧？！”

端木导演像一壶刚烧开水，一路啸叫着冲进医务室，狠狠扎到梁宵的床边，一把抓起他的手，早已泪眼婆娑。

“你醒醒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大哥交待啊！呜呜呜呜……”

“别叫了，头很痛啊……”梁宵倒是一秒没耽搁地睁开了眼睛，言飞雨第一个松了口气，感谢财神爷，委托对象和酬金都保住了，不枉她在爆炸的最后一秒用一招饿虎扑食摁住了他。

“太好了，你醒了啊！还有哪里不舒服吗？”胖大叔抹着泪花，关切地问。

“没事。”梁宵很快回答，他稍稍抬起身子，胖大叔赶紧垫好一个枕头帮他坐了起来。

梁宵扶着额头，让思绪稳定了一下，便问：“那个女人呢？”

“啊？”胖大叔没反应过来，他还不知道有人化妆成瑜珈老师袭击梁宵。

“逃了。”绿烟简短地回答。

“跑得倒快！”梁宵轻轻地冷笑了一下。言飞雨拿胳膊碰了碰绿烟，小声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梁孔雀醒来第一件事情竟然不是关心他的宝贝脸蛋！”

绿烟点头表示同意，若有所思地看着梁宵。

胖大叔忧心忡忡地说：“虽然没受什么伤，但你还是好好修养一下吧，至于明天要拍的那段‘蝴蝶骨’的舞蹈……”

“没有关系，我明天可以上的。”梁宵的眼神里透出相当的自信。

“你就放心地休息吧，这个我们可以放到最后拍。现在我啊，有个秘密武器哦！”胖大叔安慰着爱将，得意扬扬地宣布。

“秘密武器？”言飞雨警觉地看着胖大叔，他竟敢请新的保镖来抢她的饭碗？

“对，正好大伙都在，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吧！”胖大叔一拍巴掌，说，“快把我们的小公主请进来！”

言飞雨突然打了个寒颤，小公主？难道他说的是……

她忍不住瞄了眼绿烟，而绿烟也皱着眉头，向她望过来。

看来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医务室的门开了。

一个身穿白色迷你裙的少女，骑着小兔车从外面进入了房间。

“小刀！”绿烟大吃了一惊，那张如天使般可爱的脸庞，不是小刀是谁？

“师姐？你怎么在这里？”小刀吃惊地跳下车子，跑到绿烟身边问她。

“我还要问你在这干什么呢，你这小家伙知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踪几天啦？”绿烟又惊又喜。

韦晴走过来，拿手指轻轻戳了下小刀的额头，说：“是啊，要不是接

了这里的委托，绿烟就要上‘千魔城’去找吟雪借她的水晶球找你啦！”

“‘千魔城’？”梁宵微微吃了一惊，似乎对这个词相当敏感。

“哦，没错。”韦晴点点头，很含糊地解释了一下，“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梁宵冲他笑了笑，表示理解，便不再问下去。

“不好意思哦，要你们担心！”小刀吐了吐舌头，调皮地一笑，指着胖大叔说，“前几天我在街上玩的时候碰到这个人，他说想请我演电影嘛！”

“那你就去啦？万一碰到变态怎么办？”绿烟简直难以置信，这丫头怎么那么好骗？一瞬间，报纸法制版上斗大的头条“少女轻信无良导演，受骗残忍抛尸街头”的恐怖新闻仿佛已经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咳咳！”胖大叔在一旁被那句“碰到变态怎么办”刺激得连连咳嗽，绿烟毫不理会，继续教训小刀说，“现在的坏人啊，装得像待宰的绵羊，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你竟然一点防备心都没有，哪里还像我们武馆的人！等这次委托结束，你跟我回去好好反省！”

“师姐……”小刀被训得眼泪汪汪，低下头拨弄着小兔车的一对大耳朵，但仍然很坚决地说，“我会把戏拍完再走的！”

“你吃错什么药啦？怎么忽然对演戏来兴趣了？”言飞雨走过来，抓紧这个机会嘲笑小刀，“难不成你也是梁孔雀的铁杆粉丝？”

“别胡说！那种偶像超级没品的，人家才不会为了这种低级理由……”小刀怒气冲冲地反驳，辫子上的串串铃铛一晃一晃的，随时准备跳起来战斗。

言飞雨忍不住瞄了一眼梁宵，看这个家伙听到小刀的话会不会绑着绷带就跳起来，申明自己有多倾国倾城。

然而梁宵只是略略苦笑了一下，毫不介意。

“咳咳咳咳！！”

胖大叔却险些被这帮俗不可耐的人的野蛮对话给气成肺癆晚期，咳得几乎要吐血。

“大叔你怎么了，咳得这样厉害？”绿烟这才注意到被冷落已久的可怜导演。

“看来得吃人血馒头了……”言飞雨充满怜悯地说。

端木导演彻底对这帮人的教养失去了希望。

当夜，为了保证梁宵的身体状态万无一失，他被医务室留宿观察一晚。出于保镖的责任，又刚发生了炸弹刺客这样严重的事件，虽然端木导演为了电影能继续拍摄死撑着不去报警，但言飞雨必须在病房守夜，防止还有不死心的杀手前来袭击梁宵。

绿烟潇洒地丢下一句：“超出我工作范围的事情，本人是不会搭理的。”就带着韦晴和小刀去吃晚饭，只剩言飞雨一个人留在病房值班。

“这个没良心的！”

言飞雨吃着护士送来的盒饭，坐在病床边无比怨恨地唾骂绿烟不够义气。

梁宵已经睡着了，右手上插着正在输液的细管，这是医生为了帮助他更好恢复体力吊的葡萄糖。他睡眠时的安详脸庞，甚至还隐隐带着一丝忧伤和肃然。是因为病房里沉静的气息所造成的错觉吗？但此刻的他，的确和白天被影迷包围时那得意到找不着北的花痴模样完全不像同一个人啊。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你……”

言飞雨凝视着熟睡的梁宵，这个漂亮的人人都想亲近的明星，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会引来那样厉害的杀手狙击？而今天的失败并不代表之后就太平无忧，真正的主谋没有出现之前，一切意想不到的危机都随时存在。

发生了这么夸张的爆炸，他竟然还出奇镇定地同意端木导演不报警的主张，去除掉不想让电影停拍的客观原因，这其中一定还有另外的复杂内幕，而他本人又究竟知道多少？

“呼，好烦哪，做个保镖竟然还要操心这么多事情，超负荷工作哦！”

言飞雨大大伸了个懒腰，捶了几下肩膀，站起来在房间里随意走着。

“很累吗？”

耳边忽然传来一声问话。

她一回头，发现梁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来了，正用很温和的目光

注视着她。

言飞雨盯着梁宵目不转睛看了五秒钟，忽然一声欢呼：“LUCKY！”

“怎么了？”

梁宵不解地看着言飞雨，只见她拍了下双手说：“看来现在是安全梁宵的时间啊！”

他一愣，随即呵呵地笑了起来。他坐起来靠着床头，懒洋洋地说：“你这丫头，说话老出人意料，什么叫安全时间啊，难道我平常很凶吗？”

言飞雨立刻说道：“不是很凶，是很讨厌！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简直可以把一个活人给逼疯啊？”

“嗯，知道。”他轻轻地回答。

“那为什么不改呢？”言飞雨奇怪地问，“既然你挺有自知之明的，干吗不就地悔改啊？”

梁宵没有出声，他沉默了一会，给了她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因为那不是我的问题。”

“借口！”言飞雨嗤之以鼻，她懒得和这个骄傲的家伙继续讨论怎么改正性格缺陷。既然长夜漫漫，她又得在这里待着不能离开，必须想个办法把那个无情的绿烟也骗来一起值班才行。

这时，门外传来两声轻敲。

“谁？”

言飞雨发问，门外答道：“我是护工，来送消夜的。”

“进来吧。”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可爱女护工推着小车走进房间。上面放着热腾腾的粥，两样点心和几盘小菜。

“放在这里吧。”梁宵指了指床头柜，护工将车推到床边，水灵灵的眼中放着热烈的光，对梁宵轻柔地说：“你现在行动不方便，我来喂你吃好不好？”

“不好。”言飞雨替梁宵一口回绝，她生怕这家伙的花痴脾气又冒出来，在病房里上演肉麻场景。

“搞什么，人家梁宵都没说不行，你干吗那么不通人情啊，讨厌啦！”

女孩拉起床单一角扭啊扭，开始撒起娇来。

言飞雨赶紧扶着墙防止自己被酸倒，顶烦女孩子这样撒娇了，简直比糖稀还甜腻得叫人受不了。

“行了，我自己会吃的，我现在需要休息，你乖乖地出去好吗？”梁宵冲女孩温柔一笑，用手指撑在额角，满面弱不禁风的样子。女孩深吸了口气，捂住胸口，激动地说：“真是好可爱啊！我马上就出去！梁宵我爱你！！”

她猛然弯下腰抱住梁宵，一刹那，她的眼神变了。

“别跳舞……”

她低声呢喃了一句，手指间滑出一根黑色细针，朝梁宵的颈后扎去。

突然，她身体极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停止了攻击。她慢慢放开梁宵，直起身来，往后稍微回头，就看见言飞雨站在身后，而她的木棍一端正顶在自己的脊椎第六个骨结上。

木棍虽然不是利器，但它此刻制约的是女杀手的脊椎要害，若是由像言飞雨这样的行家发力的话，完全可以在黑针扎进梁宵的动脉之前将她一击瘫痪。

“呵呵。”

女杀手甜甜一笑，摊开五指，双手举起，表示不再攻击。

“运气不错，看来今天有个活口了。”

言飞雨也满意地回赠了她一个图谋不轨的微笑，打算先把她敲晕了再带去和绿烟一起三堂会审。

这时，只听梁宵冷冷地问道：“你们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下手，难道不知道我的身份吗？”

“当然知道。”女孩回头对他继续送上刚才的甜美笑容，意味深长地说，“你是‘梁宵’啊……”

话音未落，一把黑色的针从她的手中暴雨般飞向言飞雨。病房狭小的空间里几乎没有可以躲藏的余地，言飞雨只能抽回木棍，向旁边尽力一闪，只听到耳边“嗖嗖”一阵响，刚才站立的地面上已被一片针林给扎满。

而那个女杀手，已经消失在了窗外的黑暗之中。

“切！”

言飞雨恨得一挥拳头，到手的线索又断了。再看那个让她分心给了杀手逃走可乘之机的罪魁祸首，正毫无廉耻地继续舒适地靠在枕头上，望着窗外的夜色怅然若失。

“喂，她之前在你耳边说了什么？”既然活口没有了，只能从刚才的一切蛛丝马迹里找线索了。

“没什么，她只是叫我‘别跳舞’。”

过了一会儿，梁宵才淡淡地回答。

“这是什么意思？”言飞雨狐疑地看着他，他却移开了目光，不想做出更多的解释。

“奇怪，难不成你们的编舞没有付人家版权费，所以被打上门来了吗？”言飞雨百思不得其解。

良久，梁宵才叹了口气，重新开口，然而话题却已经转变了。

“言小姐，你是个很称职的保镖呢。”他换了一个轻松的语气说道，“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传闻一点也没有错呢！”

“嚯嚯，我有这么出名吗？”言飞雨不好意思起来，只好发出得意的笑来掩饰自己的害羞。

“是的。”梁宵目光深邃地看着言飞雨，说，“从很久以前，我就想见到你了……”

空气的流动似乎凝滞了一下，言飞雨骤然间红了脸。她愣了一会，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梁宵的肩膀，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声调说：“哎呀，这么崇拜我的话早点说嘛，害我还以为你有多难伺候呢！对了，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在衣服上留个签名做纪念呢？”

她一低头，这才发现梁宵肩上的衣服已经被那个热情过度的女杀手给撕破了，而她这一拍，非但让衣服破得更加厉害，露出了里面白皙的肩膀，还可隐隐看到突起的锁骨和瘦削而紧致的肌肉。

“啊！我不是故意的！都怪那个变态女杀手，连一件可怜的衣服也不放过，丧尽天良啊！……”言飞雨一边胡乱挥舞着刚才拍过梁宵肩膀的胳膊

臂，一边继续急速地胡说，“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我出去巡个夜先……”

她连跑带跳地逃出了房间，站在走廊上平息一下略显慌乱的气息。双手按在膝盖上深吸一口空气，她满意而舒畅的抬起头——

映入眼帘的是绿烟的脸庞。

“咦咦！！你、你怎么在这！”刚才吸的气险些岔到外太空，言飞雨顿时弯下腰，连连咳嗽起来。

“看来需要吃人血馒头的人是您哪。”绿烟冷冷地说道，一边收起本已抽出腰畔的软剑。

“啊，你是来帮我的吗？”言飞雨深知绿烟从不轻易出剑，她一定已经站在门外守候有段时间了，当那个女孩来行刺的时候她就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没特意为你，不过是恰好路过。”绿烟轻描淡写，一句带过。

“别跟我要酷嘛！就知道你最关心我了！”言飞雨兴高采烈地一把搂住绿烟肩头，说，“我告诉你啊，那个梁宵还真不是一般的奇怪呢，他刚才啊……”

话没说完，就听到房间里传来一声响彻云霄的惨叫。

言飞雨和绿烟一个箭步冲进房间，只见病床上空着，梁宵不见了。

“人呢？”

言飞雨一边寻找，一边伸手去抓短棍。但是，明明一点杀气也没有感觉到啊……

“在这里。”绿烟用大拇指冲浴室指了指。

言飞雨走过去，和绿烟一起往里观察。只见梁宵仍然穿着那件破掉的睡衣怒气冲天地站在镜子面前，目光炯炯地看着里面的自己，上面依稀映出脖子上有一条头发丝般的轻微划痕，估计是那个女杀手无意中留下的杰作。

“怎么回事？我这个比一百万克拉钻石还珍贵的美丽身体竟然受伤了！”梁宵一眼瞄到镜子里映出的言飞雨，顿时找到了血泪控诉的目标，“你——言飞雨！你这个保镖是怎么当的？！连我最重要的身体也保护不

好，还有，我的衣服为什么破了？是不是你这个女色魔趁我睡着了起了邪念，想占我便宜啊！！我要扣你全部酬金，但就算这样也补偿不了我受到创伤的身心于万一啊！！”

他一口气吼完，拿起一块大浴巾裹住自己，摔门而去。

言飞雨早已被他雷霆万钧的指控定格成了一尊化石。过了好一会儿，绿烟才发出了一句感慨：

“果然不是一般的奇怪哪……”

“场景 78——，群众演员走位，ACTION！”

随着镜头序号的报出，新的场景又开拍了。

这是全剧的一组最关键的镜头，讲述男主角历经艰辛，得到全天下都虎视眈眈的武林秘籍以后，在一条水势极其险恶的河流上空，练成了一种如舞蹈般优美的绝世武艺。

这个武术的名字就叫做“蝴蝶骨”。

在实际拍摄的时候，梁宵将被悬空吊在一条人工河的上方，离水面大约 20 米，还必须表演出“蝴蝶骨”在施展时的惊世艳姿。不但这个吊钢丝的高度惊人，为了追求更加逼真的险峻气氛，急流中还被放置了很多大块的巨石，万一从高空摔下，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是导演一直劝梁宵用替身的原因，但不知道出于什么革命觉悟，平时万分爱惜自己每一根汗毛的梁宵这回却坚决不肯使用替身，执意要亲自演出。

“现在是最后一遍排练，顺利 PASS 的话我们就马上进入实拍！”

胖大叔端木导演宣布完以后，又对站在他身后的绿烟问了第 N 遍那个问题：“真的一切都万无一失了吗？”

绿烟一笑，说：“放心，这个我们已经检查过很多遍了。倒是大叔你别太紧张了，要是其他都 OK，而你却忘了装录像带的话，那才是最可怕的问题呢！”

胖大叔被逗笑了，心里略微放松了一点。

“而且，阿言和韦晴就站在那里，他们会好好保护梁宵的！”绿烟又补充了一句，给导演加一剂强心针。

但这个处方显然不对症，一听到言飞雨的名字，端木导演的脸又立刻垮了下来。他在自己心口狠狠按摩了几下，这才无奈地叹口气，对助理下令：“开始吧！”

助理立刻爬到一个高架上，远远对着已经悬挂半空的梁宵打了个“开始”的手势。

悠扬的古典音乐响了起来，仿佛有个人在水中用一柄古老的竹箫，随着月光下的粼粼波涛吹奏出美丽的音调。

“真好听啊……”言飞雨的耳朵接收着这些音符，心里竟然有着一种隐隐的悸动，像是在对某种力量倾诉着崇敬，又像是在宣泄着所有的欢乐与哀愁。

梁宵的“蝴蝶骨”就在这个音乐中翩翩起舞。

他飞舞在半空中，身下是湍急的河流，可他仿佛真的成为了一只逐花的蝴蝶，宽大的衣袍化作飞天的双翅，柔若无骨，随风而动。

“好漂亮，这就是‘蝴蝶骨’吗？……”

言飞雨盯着半空中的梁宵，无法相信那个轻浮而自恋的男孩竟然能表达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舞姿。

有时像一朵流云摇曳灵动，有时又像一团烈焰燃烧一切。

“这不是这个世界的舞蹈吧……”她喃喃自语。

“刺客上！”

工作人员一打手势，一组身披黑色风衣的演员被钢丝吊上半空，围绕在梁宵的周围，他们扮演狙击主角的刺客。主角因为正处在修炼“蝴蝶骨”的关键时刻而无法反抗，最危急的时刻，他的守护灵被召唤出来保护自己。

这个守护灵的饰演者就是小刀。

当刺客们手持巨大的狼牙棒凶神恶煞地围剿梁宵的时候，钢丝将小刀吊上了空中。她挥舞着长长的飘带，做天外飞仙状，阻挡着刺客们的进攻。

这段戏并不复杂，只要小刀将那些饰演刺客的演员一一打败即可。她身手敏捷，在空中飞来舞去，像个自由的燕子一般在刺客的包围圈中游刃自如。

那边厢，胖大叔感动得热泪盈眶。

“太好了，演得太好了，真是演得太好了……！”他反复念叨着这句话，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夸奖哪一个。

“嗯，嗯，那当然了，我的小师妹嘛！”绿烟笑咪咪地观赏着小刀潇洒可爱的古装美少女扮相，身为监护人的骄傲喷薄而出，理所当然地将赞美统统收归门下。

“19、20……！”

小刀在心里默数着和她对战的演员人数，她很快就可以完成她的戏份了。

突然一个刺客的狼牙棒方向一偏，朝小刀背后的梁宵直扑而去。

“怎么回事？”小刀以为他出现了手误，立刻伸手帮他去阻挡狼牙棒。

“砰！”

小刀被雷霆万钧的重量砸得险些从空中掉下来，这个狼牙棒是真的！它不是道具！小刀骤然从空气中嗅到了危险，她紧张地观察着围绕在她和梁宵旁边的演员们。

他们有多少是可怕的杀手？

刺客们安静地停滞在半空，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突然，所有的人一齐发动攻击！

“啊！”

一阵风声从耳边扫来，小刀头一偏，一柄狼牙棒从头顶呼啸着横扫了过去。她呼呼喘着气，从辫子上解下她的铃铛，刚拿在手里，另外一柄狼牙棒又冲她砸了过来。

“锵！”的一声，狼牙棒砸在小刀手中的铃铛上，火花四溅，她被巨大的力道震得凌空翻了好几个跟头，一下子荡了好远。

“怎么回事？”

绿烟立刻发现了不对，她一个箭步从导演待的地方冲了过来，奔向小刀和梁宵进行拍摄的河流，对设在岸边负责吊钢丝的特技组说：“上面出问题了！快把钢丝放下来，让小刀和梁宵赶快下来！”

负责特技的人摇了摇头，焦急地说：“现在下面水流太急了，不去上游把水闸关掉的话，他们下来会出危险的！”

“韦晴就在上游指导替身演员，你快找个人去叫他关掉水闸吧！”言飞雨已经从监视的地方跑了过来，对特技组的人说。

“好的，我去通知！”一个工作人员虽然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但还是飞快地跑去了。直觉告诉他，最好按照她们的吩咐去做，否则会发生无比恐怖的事情。

“我们先上去救小刀！”言飞雨指了指还没有用的几根钢丝，和绿烟一起，将钢丝扣在了身上，特技组一按开关，两人迅速升上了半空。

“小刀！”

绿烟抽出软剑，一下子挑开了正在围攻小刀的两个黑衣人。

“师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刀喘着气地问。

“他们都是冲着梁宵来的，和你没关系！”绿烟一边对战狼牙棒，一边让小刀宽心，“等你韦晴师兄把水闸关掉，你马上就下去！”

“那你也和我一起下去吧？”小刀担心地问。

“对，这里全交给阿言，她可是梁宵的保镖啊！”绿烟朝言飞雨一摊手，她正好用力架住了一个从头顶劈下来的狼牙棒，咬着牙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呵呵，我是因为相信你的实力才这样说的啊！”绿烟软剑一抖，细长绵软的剑身立刻缠住了一个狼牙棒的长柄，然后她用力向外一抽，“咻”的一声，黑衣人本来握得稳稳的武器就飞了出去，在空中一路转着圈，最后飞速地落下来砸在远处一个塔楼的顶上。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塔楼尖尖的顶顿时出现了一个大洞，狼牙棒牢牢地嵌在了瓦砾当中。

“对哦，还是这样比较快啊！”言飞雨深受启发，双手的一对肘棍呈“X”状绞住了一个向她进攻的狼牙棒，然后她深吸一口气——

“喝！”

言飞雨用力向上一顶，这个黑衣人便连人带狼牙棒一起飞了出去，仿佛表演空中特技的飞机，转了无数个圈子以后掉到了河边一排机器当中。

黑衣人发出“啊”的一声惨叫，阵阵浓烟冒出来，伴着电线上的火花，旁边的操作人员叫得比他还要惨烈：“机器……我的机器！”

这时候韦晴已经关掉了水闸，来到了黑衣人攻击的河边。

“你哭什么？怎么还不放下钢丝？”他质问正在嚎啕大哭的负责人。

“我的机器坏了啊！威亚失控了！呜呜，我的矩阵一号啊！”负责人抱着青烟滚滚的机器哭得肝肠寸断。

“钢丝好像有问题，你们下不去咯！”言飞雨笑得幸灾乐祸，带着钢丝在狼牙棒们的攻击中飞来荡去，体验了一把人猿泰山的狂野感觉。

“别顾着乐啦，你那个梁宵呢？”小刀挥舞着铃铛和狼牙棒对砸，狠狠瞪了言飞雨一眼。

一语惊醒梦中人，言飞雨猛然记起了还有这么个人。她用手搭在额上，环视一圈，只见梁宵正在黑衣人紧密的进攻里躲来躲去，但动作幅度比言飞雨要小得多，很多次仅仅是贴着狼牙棒锋利的尖齿惊险万分地避过。

可是，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黑衣人的攻击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每次几乎就要击中的那一瞬，钢丝都会带着梁宵恰到好处地荡开。

“这小子是不是和钢丝拜了把子啊！简直是在保护他嘛！”言飞雨啧啧称奇，看到保护对象安全无事，安下心来的她顺手又扔飞了几个杀手，一时间狼牙棒漫天飞舞，整个影棚被这些人工陨石砸得遍地开花。

“我的影棚……”

胖大叔瘫坐在导演专用的椅子上，看着仿佛外星人刚刚着陆过的片

场，灵魂已经出窍。

“导演！导演！”助理一边拿着毛巾给他扇风，一边大喊，“不得了啦，导演昏过去啦！”

“最后一个！”

言飞雨一脚踹飞了最后一个和狼牙棒生死相许的黑衣人，兴奋地大叫。

绿烟对她打了个响指，说：“我现在要割断钢丝了，不用担心，韦晴会在下面接应的！”

言飞雨顿时有点头痛，真是风水轮流转，竟然要靠韦晴接应，很难说他不会趁机挖个陷阱等她往下跳哪。

绿烟剑锋一挥，一下便割断了小刀和言飞雨的钢丝，两人飞速地落下。

“啊！”

小刀稳稳落入了韦晴的怀中，韦晴将她轻轻放在地上，然后脚跟一带，把最后那个被言飞雨从空中打下来后昏倒在地的黑衣人向前挪了几步。

言飞雨在半空翻了一个跟头，调整好落地的身形，要以最潇洒的姿势站到地面。

“哎呀！”

她掉在了那个黑衣人身上，差点被他抱在怀中生死与共的狼牙棒戳成一个蜂窝。

“你根本是故意的！”言飞雨爬起来气冲冲地对韦晴说。

“我得负责你安全落地啊！”韦晴一摊手，摆明了一副好人难做的模样。

“现在，该我们俩咯。”

绿烟微笑着对梁宵说。

钢丝一下就断了，两人骤然失去依靠，直落地面而去。

韦晴伸出双手，飞速掉下的绿烟在他的掌心一撑，向后一个空翻，轻松地在地面站定了步伐。她对言飞雨和韦晴说：“你们不要出手帮助梁宵，我想确定一件事情。”

言飞雨嘿嘿笑道：“我知道你想确定什么，和我想的一样哦！”

绿烟冲她眨了眨眼，表示心照不宣。只见梁宵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般掉了下来，眼看就要摔到地上，突然他一个凌空跃起，在离地仅仅不到一米的高度，漂亮地转换了原本失控坠下的身形，在言飞雨她们的面前安全着地。

“好功夫啊！”

言飞雨吹了一下口哨，表达她的滔滔赞叹之情。不过，接下来她可不敢保证自己是不是会痛扁这个家伙了。明明是个练家子，干吗伪装成柔弱美少年还要请她言飞雨当保镖？这是哪国的游戏方式啊？

“喂，你这家伙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言飞雨冲梁宵打个响指，带着把戏被戳穿的挑衅笑容，说：“你那点功夫虽然不如我，但也好得足够你立马上神六了，为什么还要请我做保镖？你是想要大牌呢还是觉得这样很好玩啊？”

梁宵不置可否，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刚刚只是一个饭后散步般轻松的小游戏。

绿烟深深吸了口气，对神色自如的梁宵说：“我知道你是谁了！”

“哦？”梁宵略略挑起眉毛，看来就算身份被拆穿，他的好奇也都表示得很有限。

“梁……”绿烟停顿了一下，但很快使用异常坚定的语气说，“你是‘宋齐梁陈’里的‘梁’！”

“啊！”小刀叫了起来，“师姐你说‘宋齐梁陈’？不就是那个兄弟姐妹有四个姓的奇怪家族吗？”

梁宵没有反驳，也没有承认，他久久地看着绿烟，然后，他慢慢地笑了：

“看来端木叔叔找来了一批了不起的家伙哦！”

他浅笑着，说：“没错，我就是‘宋齐梁陈’里的‘梁’，绿烟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的呢？”

“是阿言，她总觉得你在第一次被袭击后醒过来的表现和平时相差太远了，”绿烟很耐心地回答，“当她嘲笑我师妹是你的FANS的时候，你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这可不像是那个喜欢被追捧的你哦！而且，你有时候太过冷静，我是很敏感的，有一点细节上的差异都会记在心里！我也很想问问你，为什么不索性装到底呢？”

“呵呵……”梁宵又露出了他那神秘而略带嘲弄的笑容。

“我没有伪装啊！”他用超级无辜的语气说，“‘梁宵’所有的表现都是最真实的，我没有伪装‘梁宵’啊！……”

“啊，你的意思是……”绿烟吃惊地睁大了双眼。

“我是‘梁辰’。”

面前的少年用温和的声音淡淡地回答。

“啊，是你……”一直没有说话的言飞雨忽然叫了起来，“就是这个声音，这个口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第一次见到的‘梁宵’其实是你！”

“不愧是‘言飞雨’啊！我果然没有请错保镖！”自称是“梁辰”的少年微笑着说。

“怎么回事？你是双胞胎吗？”韦晴似乎有点明白了，难怪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双胞胎都是超级麻烦的角色，看自己家那个恨不得在厨房搭帐篷的落沙凡就知道了。

少年沉吟了一下，才回答：“不是双胞胎，是双重人格——‘宋齐梁陈’是五个人哦！”

众人充满惊讶地打量着这个少年，一阵沉默。

“很难懂吧？家族外面的人也只有端木叔叔知道了……”梁辰的语气中透出了一股几乎不被察觉的落寞。

“原来臭屁的是梁宵，稳重的是梁辰啊！”言飞雨哈哈大笑，一拍梁辰的肩膀，说，“我说怎么有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原来是换人上场了啊！哈哈哈！”

梁辰愣了一下，看着轻松替他“总结”人格的言飞雨，长久，他舒了口气，忽然也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原来有时候，释放是如此简单啊。

“那么，”绿烟又提出了新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袭击你呢？你应该知道答案吧！”

“呵呵，梁宵可未必，但梁辰肯定知道！”言飞雨乐呵呵地说。

“没错，我知道是谁在袭击我，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梁辰微笑着看了言飞雨一眼，以示赞许。他接着说，“可是梁宵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超级明星，所以这部电影他势在必得。”

“所以你就决定给‘梁宵’请个保镖？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会武功的只有梁辰你而已吧。”绿烟点了点头，开始有些明白整件事情了。

“是的。”梁辰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梁宵和我正好相反，对一切武术都毫无兴趣，而他又坚决不同意停拍《蝴蝶骨》，这次的敌人非常厉害，我只好自己给自己的另一个人格请保镖了。”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着言飞雨，说：“另外，我也一直很想见见这位传说中的言飞雨！”

“啊？为什么是言飞雨？”小刀第一个跳了出来，这怎么可能？难道不应该是传说中的绿烟吗？

传说……传说……？

言飞雨的心里拉起了警报，她后退了几步，就听到梁辰继续发表他的憧憬缘由：“这位最新一任的‘月神妃’言飞雨小姐，我从知道的那天起，就非常想亲眼见一见了！”

“住口！我可没承认这件事啊！”言飞雨几乎要退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她最不乐意的那壶水竟然又被人当众提了出来，太没天理了啊！

“别不好意思嘛，阿言你也有平生第一个FANS了，这不是美事一桩吗？”绿烟忍不住地笑，能够每天不断地和言飞雨互相嘲弄，不断地占领上风，真乃人生一大畅快哪！

“绿毛龟你少胡言乱语啦！”言飞雨恨不能乱棍打死这个只会幸灾乐祸

的损友，她必须赶快转移话题。

“我说，折腾了半天，到底是谁在找你麻烦啊？”言飞雨隆重抛出了一个足以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问题。

她的阴谋立刻就得意了，大伙的目光又转回了梁辰的身上。他很快答道：“确切地说，应该是找梁宵的麻烦。在这个电影里有一段叫‘蝴蝶骨’的舞蹈，一切都是因为它而起的。”

“因为这个舞蹈？”小刀好奇地问，当时她是离跳舞的梁辰最近的人，深深地感受到了那段空中独舞的惊人魔力。

“整个事情牵涉到的关系太过复杂，我就简单地说明一下吧。”

梁辰像个传道解惑的老师，继续不紧不慢地说：“这个舞蹈是通过我母亲的关系，从另外一个空间传过来的，并且它没有得到在这个世界表演的许可，所以那些人就千方百计要阻止梁宵演这部电影了。”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千魔城’吗？”绿烟马上提出了猜测。

梁辰点头：“你们果然什么都知道，其实‘千魔城’和我们‘宋齐梁陈’家的关系非常特殊，按道理是不可能对我们不利的。但这个‘蝴蝶骨’是他们王族祭祀天地用的祈福之舞，非常神秘重要，为了不让它被拍摄成电影流传出去，‘千魔城’就派了杀手来袭击我和梁宵了！”

“跳舞的是梁宵吧？”言飞雨冷不丁又冒出来一句，“那些黑衣人要杀死梁宵的时候才换成你出来的。”

“对，就像第一次袭击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开始来练功房的是梁宵，但当那女人出手的时候，其实已经换成是我了。”

“事实上，那时候我们不救你也完全没有问题的吧！”绿烟冷冷地说。

梁辰一笑，不置可否。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韦晴非常清楚目前情况的严重性，他皱起眉头，心里充满了担忧，“‘千魔城’不是好惹的对象，他们今后会越来越难缠和辣手的！”

梁辰正要开口，这时候跟在端木导演身边的一个助理神色匆忙地跑了过来。

“梁宵！不好了，导演刚才昏过去了！”

“什么？端木叔叔他现在怎么样了？”梁辰一听就急了，连连追问，“严不严重？叫救护车了吗？”

助理抹了把汗，呼呼喘着粗气，说：“刚刚急救已经醒过来了，现在正在休息，他让你们都过去。”

“好，知道了。”

梁辰答应了一声，回头对言飞雨说：“端木叔叔好像有事情找我们，我们快点过去吧！”

言飞雨和绿烟对视了一眼，凭她们多年的江湖经验来看，肯定没什么好事。

片场的废墟里，一个残破昏暗的小房间中挤满了人。端木导演就虚弱地躺在里面临时搭出来的一张木板床上。

“都到齐了吗？”他举起一只颤巍巍的手。

助理连忙答道：“都来了，梁宵他们都在你的身边呢。”

胖大叔长长地叹了口气，沉痛万分地说：“你们都看到了，我的片场已经完蛋了，《蝴蝶骨》现在正式宣布停拍……！”

他等待着众人哭倒在地，追悔莫及。

半天过去了，仍然一片沉默。

“怎么，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胖大叔沉不住气了，他用力撑起身子，一一看着以言飞雨为首的这帮废墟元凶，说，“电影不能拍了，你们连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太好了……太好了啊！”

言飞雨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电影不拍了，‘千魔城’就不会来找麻烦了，我们的委托也就结束啦！万岁！”

她和绿烟对拍了一阵巴掌，开心地大笑：“可以回家咯！”

小刀和韦晴乐滋滋地去找她的小兔车，准备打道回府。

“你们！就一点都没有良心的谴责吗？”

胖大叔勃然大怒，跳下床大声说：“我的片场是因为谁才变成现在这

个样子的啊！言飞雨，你要给我赔偿！”

“什么？”言飞雨冲过来，拎起导演的衣领，说，“凭什么要我赔啊！你这个影棚自己搭得不结实，就算现在坏得稍微那么彻底了一点，那也是被白蚁啃成豆腐渣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要你赔啊！”胖大叔毫不让步，说，“我是叫你保护梁宵，不是叫你随便乱拆影棚！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一切保护过程中造成的不必要的意外损失，全部由你承担！”

他从怀中掏出那叠厚厚的合同，扔在言飞雨的面前。她拿起来翻了一遍，终于在最后看到了一行小字，上面写着“一切保护过程中造成的不必要的意外损失，全部由言飞雨承担”！

后面签着她师傅言美人的漂亮花式大名。

……

言飞雨瞬间石化掉了。

梁辰呵呵笑着，说：“我有一个建议哦！”他走近言飞雨，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可以找你的未婚夫——月公子，让他出头来解决这件事啊！”

他的声音并不大，不过在场的人该听的也都听到了。

“这是什么鬼建议！”言飞雨险些和他动起刀兵，“你怎么还有这么讨人嫌的一面啊！我直接怀疑你有第三重人格！”

“冷静冷静，你不觉得这主意也蛮好的吗？”绿烟揽过言飞雨的肩膀，说，“反正‘月神妃’可以支配‘月神’一半的财产，你就提前拿点出来用好了！想那月公子家大业大，不会和未婚妻你计较这点身外之物的！”

言飞雨头低得快碰到地，沮丧到了极点，没想到这次又被师傅给出卖了。从这行居心叵测的小字她可以清楚地知道，师傅肯定是用这个不平等条约作为条件，提前支取委托金去花天酒地了。

现在横在面前的就是个两难之题：如果去找月公子请他解决，等于是向“月神”妥协，主动承认“月神妃”这个身份；如果不找他的话又该怎么赔偿呢？一个如此庞大的影视基地该有多昂贵啊！

哎，人命是怎么逼出来的？这就是血泪教训哪！

“端木叔叔，我有个想法。”梁辰忽然开口，他看了眼快上吊的言飞

雨，对胖大叔说，“你这个样子就算逼死了她也是拿不到钱的，言飞雨毕竟也救过我们，就让梁宵来替她还债如何？”

“梁宵怎么还？”胖大叔没反应过来。

“你不是一直想签他的专属权吗？”梁辰走近端木导演，脸上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现在是个好机会哦！”

胖大叔的表情渐渐从茫然变成了恍然，然后在梁辰的蛊惑下，露出了奸笑。

“这样真的可以吗？瞒着梁宵做这件事……”

虽然不用赔偿让言飞雨大喜过望，不过看着梁辰在演员专属合约上签上了“梁宵”的大名，她还是感到有些过意不去。端木导演乐得快要平地飞升，一路抱着合同跳华尔兹，又去找没有人的房间感动大哭了。

“没关系，就让我偶尔也出卖一次另一个人格，来还你人情好了！”梁辰调皮地朝她一眨眼睛，一副交给我就OK的样子。

言飞雨正想说什么，梁辰打了个呵欠，对她说：“不行了，我出现的时间太长，现在得去休息了，接下来换梁宵咯！”

他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重新睁开，忽然他充满疑惑地说：“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专属权’？你们都背着我干什么好事了？”

他跑到墙上挂的一面小镜子前左照右照，几乎要把镜面看出一个洞来。

“我告诉你们哦，像我这样风华绝代的明星，怎么可能会签专属权这种卖身契呢？你们趁早打消了这个荒唐的念头吧！”

这个让人毫不怀疑身份的梁宵在镜子里欣赏着自己的美姿，很快就迷醉了。

“真帅啊，等这部《蝴蝶骨》拍完应该就可以拿去参加柏林影展和奥斯卡了吧，拿几个影帝也不是什么问题啊！……”

言飞雨和绿烟轻手轻脚往门外走去，趁着梁宵还不知道电影已经停拍的时候赶紧溜之大吉了。

“砰！”

门被撞开了，小刀骑着小兔车开了进来，刚才陪她一起去找车的韦晴，正推着绿烟的摩托车停在门口。

“师姐你还没走啊？”小刀冲绿烟招招手，从兜里拿出一个信封，开心地说，“虽然这个什么《蝴蝶骨》不拍了，好在我已经提前预支了片酬，等下请你吃饭哦！我还要给师姐买生日礼物！”

原来这就是小刀来拍戏的理由，绿烟走过去，对她温柔地笑道：“好啊，我可要大吃一顿……”

绿烟还没有说完，梁宵的声音从背后阴森森地响了起来：“你们给我等一下！什么叫《蝴蝶骨》不拍了？一定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统统给我说清楚，否则不许走！”

“啊呀！好可怕，师姐快上摩托车，我们快逃啊！”小刀调转了车头，绿烟跨上摩托车，韦晴跳上后座，剩下言飞雨没有着落，眼看要被梁宵抓住严刑逼供了，她急中生智往小兔车上一挤，小刀险些飞出去，生气地说：“你别上来！车子要挤爆啦！”

“不想被那家伙抓住就给我快开车！”言飞雨一拍小刀脑袋上的铃铛。

“吵死了！等会就把你扔出去！”小刀开足马力，追在绿烟的摩托车后面。

“你们给我站住！竟然敢如此藐视闭月羞花的我……”

梁宵的声音在后面渐渐淡去，言飞雨和绿烟她们四个人骑着车猛然冲进外面广阔的天空下。

一个乱哄哄闹腾腾的委托就如此刻在耳边呼啸的风，带着一切狂热、开心、烦恼、迷茫……的心情，被远远地抛到身后，唯留一串欢笑，伴随天际的流云，自由飘荡。

番外篇

风行列传之双生·漫画社

日理万机的这个词当然是形容领导人的。这里面包含了繁忙、压力、任重道远和人们对于“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赞赏。但是，风风火火的背后，肯定是无数的繁琐和替傻瓜们操碎的心。

现在，私立“风行”高中的学生会副会长，也就是不才在下——方景，就在满怀怒火地看着两个在开会时候为难上司的刁民。

“方副会长，你好不公平哦！”刁民之一——“梦花园”漫画社派来的女代表，正娇滴滴地对我不依不饶，“为什么漫画社这学期的社费只有八块钱？史无前例的个位数哦！我要告诉辛问海会长去啦——”

我板着脸，本着父母官的好涵养没有理她。去找辛问海告状？省省吧，他只对我们风行高中自建校以来最貌美如花的“何小斋”同学有兴趣，你一个小漫画社的蝼蚁敢为了这种傻事去烦他，只会自取其辱而已。

“方副会长！”又一个声音冲入耳膜，这个听起来比较有内力，应该就是刁民之二——另一个漫画社“铁剑阁”的男代表杀将出来了：

“她们‘梦花园’这学期赤字也就算了，凭什么要我们也陪着一块儿倒霉？八块钱！你对得起我们这些把生命献给少男漫画的艺术青年吗？”

“什么？”“梦花园”的女代表一声哀叫，委屈得险些哭倒长城，“方社长你要为我们做主呀！这种只会画魔鬼筋肉人的伪漫画社团还不快点把它废掉！”

“你才是变态的少女眼呢!”“铁剑阁”的代表一拍桌子,上面的茶杯差点飞起来倒扣在我的头上,“刚才的话有种你再说一遍!”

眼看着两个社团又要上演探亲相骂了,我赶快喝住他们,叫手下的干部把这两个只会代替各自的社长来撒野的废柴拉到两个方向,冷冷说道:“你们好像误会了,作为‘风行’学生会的副会长,我一向公平得很。”

我扶了一下眼镜,严厉地扫视了一圈,继续用语速中等却无比坚硬的口气说:“学生会每学期拨给每个社团的基本社费是三千元钱,什么花、什么铁都不例外。但是!你们两家漫画社团因为某种奇异的门户之见而闹个没完。上个月为了抢印社刊的时间弄坏了学校的印刷机;上上个月为了抢写生的位置踩坏了学校的草坪;上上上个月又为了抢新人吓坏了来报到的一年级的新生……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在扣掉修理费、维护费还有各种损失费以后,你们一共只有七块九毛八分钱!看在艺术的份上,我算了四舍五入,你们两家就自己去分吧!”

我一口气说完,等待这两个已经傻掉的家伙的反应。还没等他们找到可以还击的说辞,旁边其他社团的头头脑脑以及学生会的干部们已经笑眯眯地鼓起掌来。

“哇,方副会长你好酷哦!”

“方副会长又一次从漫画社的魔爪下保护了我们的公款!可喜可贺!”

……

两个胆敢染指社团福利的宵小落荒而逃。

说起来,所谓的“梦花园”“铁剑阁”一直是风行的钉子问题。不到一千人的高中竟然有两家漫画社,实乃家门不幸。

事实上,我们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兴趣广泛,崇文尚武的大有人在,“风行”学生会的总会长辛问海就是一流的功夫好手,只有最强的人才能真正统治“风行”。

至于漫画迷,有,但并没有多到必须组两个社团才能满足他(她)们追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地步。最早就是一个漫画社,可是里面的两大主

笔因为理念不同，于是各立门户，日日明争暗斗，就连两派的社员竟然也是满门英烈，个个誓死捍卫自家门派的正统地位。

“风行”很有名，现在因为他们就更有名了。一向以铁血政策治理学校的辛问海早就给出了明确的态度：如果这个学期还不能解决“花”“铁”之争的话，他就要亲自来家法伺候了。

这不是我想乐见的结果。真是的，明明就是同一个漫画社分出来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散会以后，我决定去找“梦花园”和“铁剑阁”的社长谈谈。这俩臭丫头也太拽了，那么大的年度会议竟然只派了两个小社员参加，眼里还有学生会存在吗？赶稿算什么天大的理由，那些漫画“家”们有成群的编辑在后面抽着鞭子催稿，“赶”之不妨，你们都穷得等米下锅了，还赶什么赶？

我走到所有社团的统一办公楼。漫画社的办公室在四楼，可想而知，因为以前是一个漫画社，所以办公室也只有一间，两家没有多余的社费去租新的房间，只能用布帘子把现有的空间一分为二来分别使用。

但狭小的空间并不能阻止勇士们为理想而战，办公室里经常会有美工刀、墨水瓶等凶器隔着一帘幽梦天外飞来，所以人人练就了一手听风辨向的好功夫，据说还真有暗器社的人慕名前来挖角过。

“有人在吗？”

我敲敲半开的门，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这两个漫画社的工作现场，就像少女怀春的心，怎一个乱字了得。铺天盖地的画具暂且不说，墙上镶着各种尺寸的镜子若干面，无数模型如兵马俑般林立，碎纸屑飞得像漫画书里的羽毛，而屋角竟然还站了一个高大的立式衣架，上面挂满了可疑的奇装异服，也不知道这群变态想干什么。

等等，为什么今天的视野这么开阔一览无余呢？

我再度环视了一遍房间，猛然发现今天布帘子不见了，两个平日不共戴天的社长正狠狠瞪着我，似乎料到了我会找上门来。

“方副会长，听说你……又扣我们社费了？”

“梦花园”的社长——婉，首先发话了，其神情之楚楚，言辞之可怜，仿佛在说我又杀了她家一个人了。

我微微一笑，连呼不敢。我一向不喜欢和很“少女”的女孩子打交道，而婉又是“弱女子”中的佼佼者，大眼睛，白皮肤，先天已占尽我见犹怜，还喜欢穿一切粉色系的衣服，经常戴五条手链，梳八个辫子，洋娃娃和蕾丝花边是她的注册商标，我每次看到她都以为是哪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直接跳级到高中来的。

“方副会长！”

接下来是一个低沉的声音，同理可证，这自然就是“铁剑阁”的掌门人在说话了。

“呵呵，是烈啊。”

我也对她笑笑，礼多人不怪。可一瞬间我的笑容便像关进了冷藏柜一样僵掉了，只见她刚从屋子的黑暗处踱出来，借着灯光，我这才看清了这丫头的一身行头——紧身的上衣，紧身的短裙，一头黑色长发从头顶心直泻而下，那股双眼射出的凌厉随处一扫，就能把贞子逼回破井老家去。

天哪，我只要一想到“风行”因为这俩宝贝而恶名昭著，就恨不得把她们一顿鞋底子全抽出学校去。

烈斜靠着桌子，抱着胳膊盯着我说：“方景，四块钱我收到了。我真的一点也不怨恨你，但是呢，现在物价飞涨，我们又要把仅有的钱贴出来买画材，所以我打算从明天起带着大伙到会长您家里去吃饭，没意见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婉立刻说道。自打盘古开天地以来两人的意见首次相同，看来是早有预谋。两家的社员都放下手中的活看着我们，兴致盎然。

我想我大概掉进一场鸿门宴了。

我摘下眼镜，心平气和地对婉和烈说：“到我家去吃饭当然没有问题，但我现在想告诉你们的是一个比吃饭更好的机会。”

“又想骗人!”婉撇了撇嘴,把八分之一条辫子绕在手指上玩。

“听听她这次怎么编,反正方景的花样多我们一向是了解的!”烈阴阴地说。

我耸了一下肩膀,继续保持着亲民的微笑,说:“我刚才接到辛会长的任务,‘风行’要为一个慈善助教机构捐赠书籍。这是一个树立我们学校形象的大好机会,所以‘风行’上至理事会,下至学生会,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整个捐书活动也将由我负责。”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她们。

“……所以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婉哼了一声。

烈拿着一把红色的美工刀,非常灵巧地在手掌心里转着圈,说:“不要指望我们拿了八块钱还能帮你捐什么书!”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好机会哦!”我戴回了眼镜,开始详细地对她们解释,“我今天来找你们,是希望你们能用漫画的手法,结合课本的内容,做一本有趣的少儿读物。如果能做得很有特色,得到国际红十字表彰的话,高考可以加分哦!怎么样,两位有兴趣吗?”

两人呆住了。

我淡淡一笑,知道掐住她们的七寸了。怎么会没有兴趣呢?把生命和青春献给漫画的她们,理想是考中央美院,但文化科分数门门都红得像染了烈士的鲜血,如今飞来可以加分这种好事,还有哪根神经会犹豫?

气氛骤然缓和了,现在她们看我的眼神已经像在看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那么,你们先自己选题,试着画一下,一周后送草稿给我看,然后根据质量决定由哪个漫画社负责。”

我拂袖转身,飘然而去。

七天后,她们准时把草稿送到了学生会办公室。

婉的眼圈全黑了,配上她喜爱的白衣颇有大熊猫风采。而烈最骄傲的长发不再飘逸,弯的弯,翘的翘,往哪家美容院门口一站都能坏了理发师的招牌。

“怎么样？方会长你要选谁的？”

两个人都自信满满，气势汹汹。婉双手叉腰，烈更是直接坐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我知道这一周来她们一定进行了一场史上最恶的赶稿大战，关系到金光闪闪的未来，谁的招子敢不放亮点？

我先翻开了婉的画稿。婉的选题是语文课本里的《与妻书》。我一看题目就连连点头，心想角度不错，文法既好，又是革命烈士遗作，正好可以让孩子们受点爱国主义教育。

一页……两页……三页……

“啪”！

我只看了一分钟就把稿纸全扔到婉的脸上去了。

“什么呀！！”

我简直气得脚趾头都在颤抖。

“你以为林觉民是法国帅哥呀！金发！还满牢房的都是玫瑰、百合花！你知不知道旧社会的监狱里除了犯人以外就只有老鼠和臭虫啊？连那句‘吾至爱汝’都直接抄成台词了，这可是要给小学生看的啊！”

我一边骂一边揉着胸口，后怕得险些窒息。还好审查了一下草稿，否则一个嘴里叼着玫瑰花的金发革命烈士形象就要去毒害祖国的下一代了……

婉扑倒在我的脚边，她精心打造的帅哥被我毙掉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

烈把她的稿子递上来。第一页就是烈火熊熊，用仿佛鲜血般的可疑字体写着斗大的三个字——《三国志》。

烈用她特有的低沉嗓音为我谆谆解说着：“现在历史故事很流行，小孩子又喜欢英雄，所以我就选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这一段，体现中国传统的忠义精神和勇斗敌人的不屈灵魂……”

“滚！！”

十秒钟后，我同样摔了稿子。

烈连退三步，惊愕得险些红颜白发。

“你、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重重一拍稿纸，说，“关羽是用‘C级变身’和‘最终暴风斩’把文丑和颜良大卸八块的吗？我们要普及的是历史文化知识，不是《北斗神拳》！”

我按着太阳穴，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两个不知道是想象力过剩还是贫乏的家伙，她们也看着我，也许是从来没有人这样不留情面地对待过她们呕心沥血的漫画，以至于一向嚣张的两个漫画社社长竟然在被这羞辱的时刻一言不发。

沉默了一会，我试着放平缓了语气，说：“婉，烈，你们两个喜欢画漫画，也一直很努力，很拼命，可是你们太公式化了，太重视画面上有多少速度线，多少玫瑰花了！再说，故事严重脱离现实，有时候太伟大了反而让我们接受不了知道吗？就像在看一个笑话一样……两位社长大人，愿意听我一个建议吗？”

“……什么建议？”

她们总算死水微澜，有了蠕动的菜青虫一样小小的反应。

“画一个身边的故事。”我微笑着，伸手拉起一直倒地不起的婉，然后指了指自己，说，“画‘我’，也就是‘方景’的故事！”

我满意地打量着她们吃惊的脸，补充道：“这次我再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谁赢了就用谁的作品！”

婉和烈惊讶地看着我，确定我没有在开玩笑以后，又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随即笑容又回到了她们的脸上。

“好像很有趣嘛！”婉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八条小辫子又像弹簧一样有精神了。

“哼哼，这回我要动真格了！不就是‘现实’嘛！”烈酷劲十足地打了个响指，听到和漫画有关的挑战，斗魂又燃烧起来了。

“那么，”我双掌一击，“请随意向我提问吧。”

她们忽然沉默了，然后飞速地交换了一连串大概只有漫画修到高段位

的人才能懂的眼神。

再然后，提问开始了——

“说起问题嘛，好像有一个耶！”

“唔，不太严重，但如果一开始就不弄清楚的话……”

“问吧，请随便问！”我大方地一拍胸口。

“那——方景方会长，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

天上所有的神灵啊，劈死这两个残害人类的智障吧！！

“秘密！”我咬碎一嘴银牙，“你们自己观察吧！”

我转身离去，隐约听到智障们的议论飘在身后。

“方会长的气质很冷静，像酷拉皮卡，大概是男的。”

“但从来没有传过绯闻哎，还一直中性打扮，搞不好是变态。”

“嗯，仔细想想，方会长的样子很耽美的。”

“会长也是性情中人哪……”

眩晕，我开始后悔了。

从第二天开始，婉和烈就真的利用一切机会跟在我的身边了。她们的斗魂让我佩服，但除掉漫画智商就会归零的可怕体质更让我至今都不寒而栗。另外还有无数的飞短流长，最恐怖的就是关于我这个邪恶副会长利用职权逼迫两位无辜少女做使唤丫头的传言，内情惨烈，令人发指……

在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那两个智障之所以会发出我是男的还是女的这种匪夷所思的问题，一是因为她们的确弱智；二是我，方景，是这所著名的贵族学校“风行学园”里唯一一位不穿制服的学生。

“风行学园”除了是一所庞大而神秘的贵族学校以外，还有许多奇特的习俗。据说里面的学生个个身家显赫，学生会有强大的自治权利。现任的会长辛问海几乎是个十项全能的怪物，成绩超好，体育超好，武功超好，年纪轻轻的居然特别注重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制服的穿着规范是他眼里的头等大事。我曾经不止一次现场目击到没有遵守校规的学生被他用戒尺痛扁，因此“风行”的校规被执行得极为透彻。

那为什么我会穿便服上学呢？呵呵，为了证明学校的博大宽怀，每年“风行”的学生会都会在别校中的学生会中挑选一位交换生前来“留学”，而今年的交换生就是我。至于我自己的学校么，是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有任何制服，我也不想入乡随俗穿“风行”的衣服，所以我就一直是本色出场了。我并不会在“风行”待到毕业，一年期满后我就会回到原来的学校去，因此辛问海也默许了我这一个特例。但现在居然因为我的休闲打扮而引发了两个漫画疯子的臆想，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穿飘逸的裙子就是女生吗？

穿挺拔的长裤就是男生吗？

嘿嘿……

几天以后，我便被辛问海叫去就这件事情谈话了，因为那两个漫画社的老大跟在我身边已经到了忘我的地步，学生间的传言更是发挥了人类的极限。

“方副会长，你真的要她们画一个关于你的故事吗？”辛问海还是一贯的严肃表情，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开怀大笑过。

“是啊，”我很恭敬地回答，“婉和烈都很拼命，如果做了什么过激的行为，也并没有任何故意违反校规的意思，请你原谅她们。”

“还嫌不够过激吗？”辛问海的镜片闪着不爽的光芒，看来他的戒尺又要蠢蠢欲动了，“方副会长，你这样会给别的学生带来很多困扰！我听说婉一直待在你的教室不离开，但她并不是你班上的，无论谁来请她离开都会让她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而那个烈就更夸张了，连着 5 天不声不响地跟在你的背后，你知道有多少老师同学被吓得神经衰弱吗？”

“是的，这一切我都知道。”我保持着最低弧度的微笑，说，“就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更应该让她们把这个比赛完成才是，否则不就辜负了婉和烈的努力了吗？‘风行’的学生向来以学生的自主和勇气而闻名，我相信辛会长比我更愿意维护‘风行’的骄傲吧！”

“‘风行’的骄傲吗？”辛问海轻轻地重复了一遍，朝我踱近了几步，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方景，你比传闻中更不容易对付哦！那么当时

我选中你来做交换生到底是正确的选择还是自找麻烦呢？”

我抬头迎向辛问海逐渐靠近的锐利视线，挑挑眉毛，不予作答。

在这长达两小时的受教育兼过招的交锋中，我竟一直想着金发飘飘的林觉民和会变身会大放绝招的关羽……

也许我是真的累坏了。

从学生会办公室出来，天已微黑。师生们都放学回家或者回了宿舍，我下楼取自行车的时候，看见漫画社的窗口里仍然透着亮光。

我知道，她们又在赶稿了。但这一次，我对天发誓，我的“又”字里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哎？方会长？怎么这么晚你还在这里？”

“你是不是想给哪个仇家打闷棍啊！”

这是婉和烈的声音，我回过神来，原来已经站了很久了。她们刚画完一个段落，现在又来照例“贴”住我了。

“没什么。”我双手插在松松的牛仔裤口袋里，笑道：“现在太晚了，我顺便送你们到车站吧。”

“天哪！方景在温柔哎！太罕见了，快记下来，记下来！”

“嗯嗯，不会是阴谋吧？可疑啊……”

这两个中——山——狼！！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车站分手吧，路上要小心。”

我拍了拍心爱的山地车的龙头，准备结束护花使者的任务。

“喂，方会长，你家应该是这边吧？”烈指了指左边的路口。

“嗯，没错。”我点头。

“那你为什么要朝右拐呢？哎——有秘密！”婉得意扬扬地绕起了她的小辫子们。

两人一起诡异地笑了起来，一致调转方向，坚定不移地追随在我的山地车后面。我哭笑不得，但也没有阻止，更没有跳上车骑了就跑，否则这对漫画大神附身的过激活宝肯定会一个当街哭倒在地一个拿美工刀飞我

的。那这个热闹就大了，我是凡人，还是不要冒险抛弃她们比较好哦。

三个人慢慢地走在路边，很多人回头看我们。我知道我们一定很扎眼，但随他们去吧，人间五十年，哪能事事皆在意？

在夜晚的霓虹之中，我们走到了一个天桥下。我锁好车，三步两步跑上天桥，她们紧紧跟在我的后面。

这里是老城区，天桥上到处都是摆摊的和卖艺的人。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摊头，最后在一个背靠栏杆坐着怀中抱着吉他的少年面前停住了脚步。

他感觉到有人站在摊子前面，一抬头，看见是我，顿时笑了：“哟，小方，这么晚还来，不怕你爹娘扁你啊？”

我笑嘻嘻地吹了声口哨，摆了摆手表示此问题不值一提。我把眼镜收了，从他手里接过吉他，盘腿坐在他的身旁，试了一下音，轻轻地弹了起来。

弦已经调好，我一边拨弄，一边自弹自唱。天桥上的演奏虽然无人喝彩，但却另有一种融合在夜风中的随性和快乐。

“呀，你听，你们听！是《龙猫》啊！”

“老天爷！方会长会唱动画片里的歌！要变天了！下雨了！打雷了！收衣服啊……”

我停下来，抬起头看着惊讶得死去活来的她们：“很奇怪？难道我一直看起来和漫画很有仇吗？”

“不是很有，是非常有。”婉小心纠正。

哎，真是比窦娥还冤啊。我随手拨了几下弦，说：“我并不讨厌漫画书和动画片啊，只是我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没有被大家注意到罢了。其实，我有点羡慕两位掌门人呢，因为我没办法对某样东西很狂热，很执著。不过看漫画时的那份快乐倒是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能为这次的捐赠画一篇漫画。你们觉得我严得没有道理，不理解流行的风格，但简简单单地传达一份思想，不也很好吗？小时候，看埃热尔的《丁丁历险记》，谁不笑得前仰后翻啊，谁嫌过白雪不够写实啊！大家就是愿意跟着丁丁去历险，这漫画难道还不够酷吗？……喂，你们怎么啦？”

我伸手在婉和烈的面前晃了晃，两人已经完全成石化状。好像刚才对她们说话的不是我，而是一头山羊或一条热带鱼。

“副会长，你好厉害哦！”婉蹲下来，用手抱住膝盖，很认真地盯着我，“把我说得都不知道怎么回你才好哎。”

我靠在桥栏杆上，假装去看下面熙攘的车水马龙，有些汗颜。

“喂，喂，这位大姐，借一步说话……”我的吉他朋友拉了拉烈的衣角，悄悄地问，“这个‘会长’是什么东东啊？”

“就是学生会副会长的意思啊！白痴！你以为是什么？”烈不屑一顾。

少年答得很干脆：“普通会玩音乐的混混。”

“你这家伙双重人格哦！”婉坏笑着嘘我。

我猛地站起来，低头握拳做沉痛状：“终于被你们发现了我的真面目……我不能在此地呆下去了，我将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同志们，别拦我——”

“不拦你，不拦你！”同志们甲乙丙丁个个通情达理。

“你就放心地消失吧！”

“有没有党费要我们帮你交啊？”

“哈哈！你们这帮家伙……全部扣掉下学期的社费哦！……”

所谓身份的揭穿，也不是想象中那么惨绝人寰的大事。最初只是想要在学生会干部的光环之外，可以保持一点最原始的本我去做喜欢的事情，于是就造就了现在这样一个台前幕后完全不同的方景。

可是，这两个不按牌理出牌的骨灰级漫画爱好者，却改变了我内心深处某些曾经很固执的保护色。也许这就是漫画的魅力吧，我竟然开始不再那么在意关于形象与定位的问题，这一年的“风行”交换生的经历会让我更诚实地面对自己，这样的收获也算意料之外吧。

我开始想象当我回到原先的学校以后，曾经熟悉以前那个我的同学和老师，若是看到我的身边有这么两位活宝掌门人，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严重值得期待啊！……

看那一折江湖好戏

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武侠小说了，念念不忘里面描写的那个快意恩仇的世界。

还在上学的年纪，就开始陆陆续续写一些不太完整的武侠故事，然后拿到学校去念给要好的朋友听。就连上课的时候也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有趣的情节，就随手在课本和作业本上记录下来。如果不幸被老师抓住的话，我要郁闷好几天来沉痛悼念被没收的本子。以至于中学毕业的纪念册上，几乎所有在上面给我留言的同学都希望我以后成为一名作家。

那个青葱年头，对作家可是无限遐想得紧哪。

后来，我做起了编辑，也开始正式写起小说。不过内容嘛，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写武侠。连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不写曾经这么喜欢的题材呢？是现在的节奏太快，没有耐心编织虚幻的世界，还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无忧无虑，无法面对江湖世界里那些潇洒无边的人物呢？

2004年的时候，我给一本叫《漫动作》的漫画杂志写脚本。刚构思的时候很伤脑筋，读者大都是活泼可爱的中学生的话，应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呢？当时的责编启发我，说就写你最喜欢最自然的题材就好了啊。于是，我拿出了《江湖事件簿》最初的提纲。

刚开始，故事的内容比现在要严肃一些，大家讨论以后觉得既然是发生在现代高中校园里的武侠冒险，再加上这样的人设，那么换做更夸张的喜剧手法来表现会非常有趣，而搞笑又恰是我所擅长的。几经修改，《江湖

事件簿》的第一篇《迷藏》就这么问世了。

因为是武侠故事，我们在做漫画连载的时候请来了非常擅长动作和细节的漫画家杨颖红做漫画作者。她果然不负重望，漫画连载的第一回就赢得了年轻读者的欢迎，接下来的连载排行榜上，《江湖事件簿》的排名甚至超过韩国的漫画连载，看来大家对于言飞雨她们的冒险经历的确是不胜向往的啊。

漫画连载结束以后，我们很快推出了漫画单行本，紧接着就开始策划出原作小说，这样可以带给读者更加不同的阅读感受。联系出版社，挑选插图，修改文字，一项项工作紧张地展开了。实在很感谢那些帮助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朋友们，你们的好建议和好耐心，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真的是天使在人间哪！

文字是很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在平面的世界里为你描绘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多元世界。有时候，我会固执地认为，武侠的意境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更适合用文字去表达。

精灵古怪的言飞雨和绿烟她们是快乐的习武者，现代的江湖人，重视友情，享受青春，出人意料，又总是好戏连台。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漂亮地解决天上掉下来的所有问题。

所谓一个如桃花流水般的江湖，它有时候接近我的理想，有时候又很像我的朋友。如果大家也喜欢这本书里的角色，那就请和我一起进入这个快乐与冒险的江湖世界吧！